

# 這一晚，有個陌生女孩睡了我的 床

作者: 西樓月如鈞

Powered by [紙言](#)

# 第一章

「望咩啫你。」

這句毫不浪漫，沒有女生應有的溫柔、可愛和氣質的說話，卻成了我們的開場白。

時間要退帶一點，我要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方禮賢，一個由小到大都被身邊的人認定為「女人」的男人。

當然，除了我沒有六尺高之外，還有基於我性格溫馴和甚少涉獵運動，沒有六塊腹肌和強勁的臂彎。

其實我的體格之所以不像雄赳赳的男子漢，應該和我十二歲那場大病有關，我也忘了是什麼病，總之是類似氣管收縮，只有躺臥床上才能呼吸，一下床走路就立即呼吸困難。

結果我足足在床上躺了兩個星期，差點連畢業禮也去不成。

怪不得我運動那麼差，練不成傳說中張家輝的身材，原來有原因的。

可是老媽總是說，我練不成好身材，根本就是懶，那個病在中一時早就好了啦。

喔，是嗎？

好吧，我承認我是有一點點點那麼懶，平日最喜歡就是躲在家中，什麼地方都不去，然後一口汽水、一口薯片，一邊大笑地看電影。

什麼叫人生享受？這就是人生享受！

「阿賢，你咁嘅樣，邊會有女仔會想嫁你啊？」每次看到我這個模樣，母親就會皺著眉、搖搖頭地替我擔心。

這個時候，我總是開玩笑地說：「媽，女仔唔係睇『樣子』，係睇『銀子』架嘛。我第日努力搵錢咪得囉。」

後來，我才發現，在香港，根本連「搵食」都不容易。

我記得，曾經網絡上流傳一段句：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如果套用在香港，那就是：

生：容易。  
活：容易。  
在香港生活：FUCK OFF

「媽，女仔唔係睇樣子，係睇銀子架嘛。我第日努力搵錢咪得囉。」

「仔，如果一個女仔係因為錢先鍾意你，乜你真係能夠打從心底裡開心咩？」

## 第二章

「我真係頂個八婆唔順，痴線架咩，係又鬧唔係又鬧，係咪M到啊佢？」

「算啦，我地呢D炒散仔，經驗又唔多，人工又唔太差，係包埋比人鬧架啦。幾好啊今日，成五百蚊一日。」我拍一拍劉華明的肩膀，安慰他說。

劉華明是我的好朋友，由中學已經很好感情，難得是升了大學還會經常聯絡，有工也會介紹的老死。

不過他真名其實不是劉華明，只是.....他覺得自己長得很像劉德華和黎明，便將兩個明星的名字合起來當花名。

起初沒有人認同，可是在他強烈堅持及以後每一次介紹自己時，他都用劉華明這個名字，使大家都把劉華明當成他的真名。

「都係既.....嘩成原來差唔多兩點架啦，唔講啦我走，仲要趕住返去溫TIPS，唔係炒硬呢科！」他說完就急步走了，走時還能聽見他低聲自言自語說：「死八婆，話我成個八兩金咁既樣.....」

我一個人獨自走路回家，走著走著，街道突然變得寂靜得很，好像時間靜止了一樣，霉黃色的街燈射在長長的街道上，投出樹木和自己深黑的影子，添了幾分冷清和孤單感。

「呼...沙沙...」只有風吹得樹木搖動的聲音。

「唔怪得之我被人話我女人，我咁感慨做咩？」我急腳向前走，希望趕快回家，擺脫這種孤獨的感覺。

正當我身體正處於急速運動狀態下，我的眼睛卻通知我的大腦：要停了。

為什麼要停？

好比說，你在街上遇到一個中年發福的婦人在街上跳舞，你會停下來觀看，因為很驚奇。

又好比說，你在街上遇到一個瘦骨嶙峋、七十年旬的老公公在街上表現「神打」，你會停下來觀看，因為很驚奇。

又好比說，你在街上遇到一個美麗的少女在盪鞦韆，你會停下來觀看，因為很驚奇——被她的美貌。

我看見了她。

一個貌美如花柔情似水豔光四射美豔動人都不足以形容她的女孩。

只能用四個字，驚為天人！

好吧好吧，我認真一點描寫。

說實話，我念的書不多，文學沒有根基，可是她令我想起，洛神賦中描寫洛神的一句「仿佛兮若輕云

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

不知為何，我就是有這樣感覺。

我怎會告訴你，我懂這句是因為三國殺。

不過，她真的適合這句意景，就連月光在她面前也要失色！

我就像一個傻子，呆呆的站在一旁看在地，我想在別人的目光，我是一定是個痴漢，眼定定看著一個女子流口水。

可是，最讓我覺得奇怪的是，這麼晚，她一個女孩坐在公園的鞦韆上，不怕危險嗎？

是在等人嗎？

這時，我才發現她的鞦韆旁，擺了幾樽喝光了的啤酒。

這樣不行啊！一個女孩子，還是美女，夜晚在公園還要喝完酒！多麼危險！

我心裡忐忑不安，考慮著到底去不去勸她回家好，如果我去，會不會反被當成色狼？我可不想被捉回警署！

可是，任由她可以嗎？

算了，死就死吧，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

我緩緩的走近她身邊，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心跳急速上升，快得我的心也有點痛，我的腳也害怕得有點抖震，幹麼？爭氣點啦！

直到我走近到離她不夠六步的距離，她終於發現我的存在，然後她抬起頭，她雪白的臉上有點醉酒一樣的微紅，好像一朵嬌嫩的鮮花，讓人忍不住想採下.....

採花賊？我不是。

正當我還沉醉在幻想中的時候，她很幫忙的把我從幻想中拉回現實，說：「望咩啫你。」

這是一切開始的第一句話。

「望咩啫你。」

「望美麗既你。」

## 第三章

「喂，我問你啊，望夠未啊？」

因為她太漂亮，我竟然又看得出神，看呆了，唯有急忙應對：「小你.....姐咁.....夜夜夜仲一枝酒.....係到飲人唔唔唔做雞咩？」

我發覺，我驚到口齒不清，完全不知自己在說什麼！！！！

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小姐，你咁夜仲一個人係到飲酒，唔驚咩？」

SHIT！

「你講乜鬼野啊？想打啊？」

糟了，她好像有點生氣了，眼神亦變得極為兇狠的望著我。

我舉起雙手，表示無惡意的，然後勸她冷靜點說：「你撚定D先！」

咦！？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我說，舌頭，你能不能爭氣點啊？

「頂你啊！你真係博打！」她一股男子氣慨般站了起身，（這時我發現她還不算太矮，我只高她半個頭）然後她頗有大將之風的豪邁地抽起她白色襯衣的衣袖，舉起手拉起弓就一拳打過來！

我立即嚇得閉上雙眼，等了數秒，卻沒有預期中的痛.....反而是溫暖.....

一陣溫暖。

不是你們想那些，你們錯了，她沒有抱著我，反而她蹲下了。

那溫暖是從腳傳來的。

「OWE——唔唔.....OWE——」

轉眼間，我的黑色皮鞋便變成了「白飯魚」。

那些嘔吐物還進了我的鞋子裡，我能親身感受到那種溫暖。

想不到，我跟這個美麗的女孩，這麼快便有如此親密的接觸。

這個時候，能說什麼呢？

難道說：「哈哈.....小姐妳好似食得唔太健康喔，啲菜都未咬爛晒.....」

好像不太禮貌。

我決定正常一點。

「無事嘛，小姐。」外加送上紙巾一包。

她接過紙巾，說了聲謝謝，就繼續「OWE——唔唔.....OWE——」

我就這樣，站著，被她嘔得滿鞋都是。

其實這是一個蠻好笑的畫面。

過了一會，她似乎嘔完了，就站起身，望望我的鞋，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低頭細細聲說了句：「對唔住啊.....」

不不不不！怎會是妳的錯呢？

就在她冷靜之際，我便趁機向她解釋，我剛才那些說話的原意，幸好這次沒有口齒不清。

她聽到後，只有一個反應。

楊千嬅式的喪笑。

「哈哈哈哈，你點解咁蠢架？」

「蠢？哩個同智力都無關係.....」我有點冤枉的說，此時她一雙水汪汪、如黑邃星空中閃爍星星的眼睛盯著我，我們對望了大概數秒。

然後，她就彎下腰，繼續笑過不停。

「哎呀，痴線，笑死我啦，你唔好咁無辜嘅樣好無？」

「蘑菇？」我承應我真的很在「搞爛GAG」，正常應該會把場面冷結了起來，不過其實我是有原因的，她再這樣笑下去，我相信她會笑死，唯有出此下策讓她冷靜一點。

可是，場面沒有預期中的冷卻，她反而笑得更厲害，誇張的用雙手捧著腹蹲了下來，笑得更大聲。

「哈哈哈哈哈哈，蘑菇，無辜啊！哈哈哈哈，啊！好肚痛笑到我。出晒眼水。」她用無名指擦拭臉上的眼淚。

我一直不認為自己是搞笑幽默的人，但她的反應，讓我滿有成就感！

突然，我好想讓這個女孩展現笑容。

因為她笑的時候真的很美。

或許是剛才的幻想，是我充滿自信，以為自己是搞笑高手，便做了餘生都會後悔的事。



我說了一個笑話。

我以為自己說話不會冷場，後來回憶返，我真是他媽的天真。

「好笑咩，咁你仲有無聽過。有一日，小蜈蚣同佢爸爸講咗一句說話，佢爸爸就暈左，知唔知點解？因為小蜈蚣話：『我想要買鞋。』哈哈哈哈哈.....」

她：「.....」

我：「.....」

毒撚最忌有自信。

這話是可信的。

「哈哈哈哈哈，你點解咁蠢架？」

「因為妳像旋風一樣把我的一切都吸走了，一切思緒、呼吸和心跳，讓我無法正常運作。」

## 第四章

雪白無暇的紙巾像一塊海綿地吸水，迅速由乾變成濕爛。

數十張紙巾都投入在我擦鞋大業裡。

我突然想起高達中一句台詞。

「為了我們藍色清淨的世界！」

現在我是否可以大叫：「為了我黑色清潔的鞋子！」

紙巾，感謝你們，犧牲吧。

現實歸現實，即使是女神的嘔吐物，你還是不願意去碰的，所以我早把襪子丟了，現在正努力把鞋子裡面抹乾。

她就在一旁不停遞紙巾給我。

嗯，很有老夫老妻合作工作的感覺。

什麼？我想多了？

你做人那麼誠實幹麼？

「算啦，妳唔洗幫我啦，反正對鞋都乾得七七八八。其實而家都好夜，不如我幫妳Call的先，咁夜妳仲一個人係度真係好危險。」

「唔緊要，幫你抹完先。」她繼續遞出紙巾給我，婉轉的拒絕我。

為何不想回家？難道跟家人吵架？

「係呢，點解妳咁夜仲一個人坐係公園飲酒嘅，唔驚危險架咩？」

她的動作停了，仿佛這一句觸動了她最敏感的神經，她沒有任何要應我的意思，反而獨自轉身低頭不語。

氣氛就在這刻沉到谷底。

噢！糟糕！看來我說錯話了！

不行不行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力挽狂瀾，從冷笑話的低迷期走出，現在又給我來一個幹你娘的冰河時期？

這張壞嘴胡亂說話，回去一定要用珍珍薯片好好地懲罰你。

現在，我要把落得尷尬的氣氛修好！

「呃.....你地女仔咪好注重個樣嘅，如果而家有粒暗倉，知唔知生係邊你會最唔驚？」對，又是用笑話這一招。

她轉個頭來，用不可思議的眼神望著我，凝望一會後才說：「大牌？」

「錯啦。」

「手臂度。」

「錯！」

「肚度。」

「唔喺。」

「屁股。」

「唔係。」

「腳！」

「非也。」

「咁到底係咩啊？」

我一臉得意地指著自己的臉說：「當然係.....人地塊臉啦！」

她忍著笑，假裝生氣的斜視瞪我，反而更顯得她的可愛。

「你好無聊。」

「係架，都有好多人咁讚我。」

「哩種唔係讚美嚟架。」

「咁多謝妳嘅誇獎。」

「有無人話你好自大？」

「無啊，大家都話我啲字算細。」

我又被狠狠的瞪著了。

時間如流沙，一點點溜走了而你毫不察覺，我們不知不覺原來已經聊了兩小時，感覺上卻只有五分鐘而已。我從未試過有這麼投契的感覺。投契就是你不需要花盡心思去想話題，自自然然的你說一句她就能回應，而你又接下去，整個過程自然而流，毫無人工修飾。

感覺就像認識很久，滿有默契的球員，不需言語、眼神的互相傳球。

好像.....天生一對的感覺。

由笑話去到故事，故事去到政治，政治再去到大家的糗事，我們無所不談。

我提起自己中學時代一件糗事，話說那一年，期末考試完了，跟一班同學去又一城看電影 - 葉問2。

晚上十時的場次，我們九點四十五分便到了。因為五六個同學一起買票，由一個人分，結果我跟最要好的那個同學隔開了。

所以，我就跟他商議：「一陣我們衝入場院先，咁咪唔洗跟號碼坐囉。」

男生，真的笨呆呆的動物。

大家一起去洗手間時，我們故意動作快一點，然後趁其他人還在尿的時候，趁機奔跑出去，衝入戲院。

其他本來還在上廁所的人，反應還真算快捷，看見了雖然還不知什麼事，只知道要跑，就立刻洗手衝出廁所，結果全部人都跟著我們闖入戲院。

那時，我還心想，為什麼場院的門關上了，沒有多想就拉開門，恐怕被後面的人追上了，我和好朋友就要分隔開。

我們喘著氣，伴著極嘈吵的腳步聲，跑入了漆黑一片的戲院。

全場觀眾目光轉在我們身上。

我當時還天真的想，咦大家都那麼早入場？

直到我看到電影的大螢幕裡，有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孩說了一句：「我個名叫李小龍！」

那一刻，我終於心知不妙。

「哈哈哈哈，好白痴啊你地！尤其事係你，仲要帶頭！」她邊笑邊拍我肩頭。

「咁一般戲院，十五分鐘前都應該清晒場啦，鬼知佢果間咁遲咩。」

「咁跟住點啊？」

「跟住咪咁囉。」

「我好似仲有啲未嘔夠.....」她掩著口假裝要嘔在我身上。

我立即舉起手說：「好好好，我講我講。」

其實之後的事，沒什麼特別，只是馬上有個職員走過來問我們：「你地幾點場架？」

「.....十點.....」

「而家九點九咋，唔該你地出返去！」

我們便在全場觀眾的目光下護送出去。

後來，真正散場時，我們在門口掩著自己的臉。

這是常識吧？

「其實青春就係要糗下，先唔白過，好羨慕你有班好朋友陪你一齊癲。」

「可惜升上大專後，我地都好少機會聚。」

「我連聚都無機會。我本來就好少朋友。」

不是美女才多朋友的嗎？即使不是真心，總會有些追求者伴隨吧？怎樣會少朋友？

我分不清她這一句是真話還是謊言。

但我從她眼中看出一種深藏的傷感，我也不知自己在說什麼，可是就像內心收藏著不愉快的事一樣。

如果是真的，那到底是什麼事？

腦海突然浮現一首歌，鍾嘉欣的其實我不快樂。

其實我很不快樂 想躲進暗黑街角

淚再可痛快地流落 不知哪日會對愛再有感覺

妳是這樣嗎？

「其實我很不快樂。」

「如若我能令你重捨一點快樂，我願意盡我的全力。」

## 第五章

「啊啊～」她打了一個大呵欠，我問她不回家嗎？她說你回吧，謝謝我今天陪她，她聊得很高興。我說她不回家，那我也不能回呀。她卻給了我一個頗為驚訝的答案。

她抱膝而坐，深呼吸一口氣然後吐出這句：「我.....我無屋企返.....」

「同屋企人嗌交啊？算啦屋企人邊有隔夜仇架，返去啦，唔係佢地會擔心架。」

「唔係啊，我講真架，我真係無屋企返。」

我的大腦完全不能分析這句「無屋企返」的原因，在香港，一個妙齡少女會無家可歸？什麼年代？

「咁，咁去朋友度訓住先？」

「我都話無朋友.....」

「都唔會一個都無掛？」

「我.....唔想搵佢地。」說到這裡，她站了起來，背著我說：「真係唔洗理我，你由我係度。你走啦。」

如果這句說話，是老闆跟我說，我會說再見，然後下一秒馬上不見跡影。可是對著她.....我實在不能。

「咁我都唔走，陪妳坐。」

「傻架咩，走啦你，做咩要陪我？」

「唔陪都陪左妳咁耐，我真係擔心妳嘅安危先過嚟，而家我都未完成我任務，我係唔會走。」

她聽到後楞了一楞，笑了笑說：「你咁樣做人，會好蝕底。」

「我都覺，我咁靚仔，比妳免費望咁耐，乜都望蝕晒啦！」

「你個頭就蝕，係你賠返錢比我！」「其實你係咪好易就唔記得野嘅人嚟？」「點解咁樣問？」「無呀.....只係好奇啫。」「我記憶力不嬲都唔太好。」  
這樣嘻嘻哈哈，我們又聊到六點。

「嘩！原來日出嘅感覺係咁清新。」

「嗯，真係好靚。」

我們一起抬頭，在同一片天空下，享受著同一樣的日出。

感覺，真是浪漫極了。

「而家都日出啦，你可以唔洗擔心我啦，你返去訓啦。睇你成個熊貓眼咁。」

「係咩，我好精神啊。」

其實我說謊，現在我的眼皮已經重如千斤，大概一閉上眼就能睡著。

「扮野，走啦你。」她輕力推了我一下。

「咁你呢？」

「我諗住一個人周圍行下。」

她又補充一句：「真係唔擔心我，你男人之家成個女人咁婆媽嘅，走啦。」

「咁.....我地會唔會留低聯絡方法.....第日再約出黎？」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才開口說：「你唔覺得咁樣，先係最美好架咩？」

即是？

「再見啦，拜拜。」她揮手。

我也只好揮手。

我轉身離開，沒有回過頭，我也忘了是我太累，已經無意識，

還是因為怕捨不得，捨不得一個只認識四小時的人。

「相識久了，大家都會暴露大家醜陋一面，最後互相討厭對方。所以留著最初的印象，是最美好的。」

「可是這樣，兩顆心如何能靠近？」



## 第六章

「喂，方禮賢，你走堂啊？」

「5...鵝.....系.....生肆..」我迷迷糊糊、毫無概念的亂發出一些不成語言的音。

「你講乜春啊，你知唔知今日有TEST，你真係想死定呢？」

「你....找...鴛..林..」

「唉，唔同你講啦，你繼續訓啦。」

聽到「啫啫」聲後，我便隨手把電話丟開，繼續倒頭大睡。

我也不明白，在中三中四時，捱一兩晚夜猶如吃糖般簡單，

現在年紀大了些，還算年青力壯，卻不堪一捱。

我徹徹底底的昏睡了。

過了不久，電話又響起。

我有點煩躁，心想幹麼又打回頭啊！

伸手去接後便對著大罵：「做咩事啊，係咁打打打，打到我阿媽都躁晒！」

「喔~乜我有躁咩？點解我自己都唔知既——？」

她說話的尾聲拉得很長，我就知出事。

我立即精神為之一振，回應說：「無...無啊，我係話驚母親大人你躁，想話買返啲靜心比你飲下咁。」

「死仔包，你就飲靜心。喂，唔玩啦，今晚舖頭返貨，PART-TIME又請假，你嚟頂下先啦。」

母親是在某超市做理貨員，她的店經常不夠人手，又由於她做了很多年，舖頭每一個人都跟我蠻熟絡，

結果許多時都找我去幫手，一來可以幫輕一下她的工作負擔。二來可以賺點外快。

說實話，做這些出賣勞力的工，夠簡單卻辛苦得很。

「嘩，痴線架？點解今日一次過返咁多貨嘅，搬死人咩？」我喘著氣彎著腰說。

母親沒有回答我，只默默的擺貨。她的對工作的勤力和認真，是我很佩服的。也是上一代普遍共有的好質素。

有時，看到她默默辛勞工作的背影，心想就要靠這份工養大我這個不孬子，心裡就很感動。

我突然想起了，媽是跟爸皆是內地農村的人，在年輕時，他們在不同的村子生活。

卻因為有一次，爸在去隔壁村玩耍時，看見了媽，對她一見鍾情。然後往後日子，有意無意地往鄰村跑，為要見我的媽一面。後來，媽也發現這個鄰村小子不斷前來這個村子，為的要一探自己一臉的意圖，之後兩個人也開始了談戀愛，還組織家庭，到香港生活後就生了我。回想起父母的故事，使我有一個念頭。

「終於執完。走得！」我拍拍雙手地說。

「搭的士返去啦，我好累。」

「媽，不如你返去先。」

「你又去邊啊，咁夜。」

「總之你返去先啦。」

她繼續叮囑兩句不要太夜返，就乘車走了。

我又一個人走路，然後又回到那個公園。

遇上她的那個公園。

我覺得自己很笨。

明明知認識人家四小時，卻忘不了她。是因為她漂亮嗎？是因為特別嗎？

方禮賢，你是這麼膚淺的嗎？

不知道，總之是感覺。使我又回到這裡。

可是她會在嗎？她又會在嗎？

現實是，她不在。

偶像劇中告訴你，兩個人失散最終會走到同一個地方重遇，那是騙人的。

我的心好像一顆小石頭投進大海一樣。

「邊有可能會再撞返，邊有咁多奇蹟。」我坐上了昨晚她坐過的鞦韆，吊著的鐵鍊發出「格格」聲音，在寂靜的環境顯得很突兀。

你會在哪裡 現在你叫什麼名  
密封了勇氣 落空決心

我搵著自己 外面世界不安靜  
而心很確定 想聽你呼吸  
Love 把心扔到海裡  
刻上愛的字跡 時光帶我去有你的地方

漂流著一千年都過了我在海裡頭  
有一種見不到你就不回去的念頭

等待的時間很難過，連過一分鐘都好似一百年般，特別是你不知道你所等的，到底會不會來。

結果我就這樣坐著，一分鐘，兩分鐘，一小時，兩小時。  
時間如形象化般看得見，在我身邊不斷往後逝去。

好像過了一千年。

只不過是一個陌生人，你在期望什麼？

「走啦。」我對自己說了一句，便從鞦韆上下來，起身離開。

忽然，後面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一把我一世也不會忘記的聲音。

「你點解會係到嘅？」

我不禁馬上笑了出來，有心花怒放的感覺。

原來，真的有奇蹟。

我微笑地轉頭說：「我係黎講笑話嘅。」

「你點解會係度嘅？」

「因為，我想見你。」

## 第七章

我仔細一望，她的衣服竟然跟昨天是一樣的，證明她並沒有回家。

她看見我，笑著走過來，再重覆剛才的問題：「點解你會係度嘅？」

「都話我唔係嚟踢波，我係嚟講笑話。」

「咪玩啦你。」

「妳先至咪玩？妳真係無返過屋企？」

她沒有回答我，反而走到我身邊坐下，過了一會才開口：「我講過啦，我係無家可歸架。」

「咁妳今晚諗住係到過夜啊？」

她坐在鞦韆上，沒有回答，等於默應了。

聽得我有點生氣，這個女孩怎麼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

「傻架咩妳，就算真係無屋企返，咪去住旅館或者酒店囉，妳一個女孩訓街，知唔知好危險架？」

她還是坐著沒有回應，我一邊捉著她的手拉她起身，一邊說：

「行啦，我陪妳去搵酒店住！」

「唔係啊.....你都唔明，我無錢啊。」

無錢？堂堂一個少女會無錢？我真的對她的身世愈來愈感興趣。

「妳講真？」

「呃你做咩啫。」

「咁我幫妳畀。」

她馬上很大反應的掙脫我的手，然後說：「痴線架咩，我點可以洗你嘅錢。」

「我幫妳畀住先架咋。」

「唔可以！再講，你可以幫我比幾多日？一日？兩日？長住咁貴，你可以幫我比幾耐？」

「咁唔通就要妳訓街？」

「係！」她賭氣的說。

怎麼會有如此倔強的女孩！我一氣之下，衝動的說了一句，我認為我出世以來最有勇氣的說話，也是這句話，影響了我和她未來的發展。

現在想回來，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來的勇氣。

「係你個死人頭！無得訓咁去我屋企訓！」

這句話我是大叫出來的。

是的，因為我真的火了。

她好像有點被嚇倒的反應，眼睛瞪得大大的瞧著我，然後這刻我才真感到驚怕。

人衝動的時候容易不經大腦就說話，過後才意識到自己原來在發表驚天動地的言論。

我對著一個只認識幾小時的女孩說，去我屋企睡覺。

我覺得震驚指數跟某個人囂張的反問：「鯨魚唔係魚呀？」是同一種程度。

你只會覺得他是傻傻的。

「唔係啊，唔係，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其實又唔係，我真係咁嘅意思.....唔係啊！我唔係妳諗咁，咁我只不過係因為妳唔肯去酒店訓又話唔想用我錢，咁又無屋企返同無朋友，咁我我我我.....」我我我到我全身都出滿冷汗。

我已經不懂自己在說什麼。

糟了！糟透了！她一定以為我是色狼！

想把她帶到屋企.....

我完了。

再見了，我的寵愛，誰會接受這種意外。

再見，MY LOVE.

沙U啦啦。

銀啲你架蛇啲。 |

正當我等著她一巴攞過來大鬧：「賤格！訓你阿媽啦！」

或者用武林失傳絕學·寶馬山昇龍霸連續抽擊三百五十二下然後全身肌肉過多而死的時候，

可是我等不到。

因為她在.....她在笑？

「哈哈，得啦得啦，我知你唔係有咩其他不軌企圖，如果有，你琴日係無人既時候就不軌左啦。」

「唔係架，咁我可以放長線釣大魚，引妳入屋架咩.....」

「喂，你講真架？」

「唔係啊唔係啊，我講笑架咋，你忘記佢啦。」

她低頭好像在沉思的樣子，OH！NO！她是不是愈想愈氣？覺得我真的一個色狼？

終於她開口了：「有無得沖熱水先？」

「沖熱水？咩熱水？」

楞了幾秒，我才明白！

「有當然有啦，何止熱水，仲要係煲過 1 水添。哈哈。」

「你真係好無聊。」她笑著說。

這是我作夢都沒有幻想過，現實中竟然會帶一個陌生女孩回家。

好不可思議的感覺，好像是發夢的感覺。

「你可唔可以打下我。」我們回家的路途上，我突然說出這句話。

「下？」

「無野啦。」

不怕她是壞人嗎？說實話我沒有考慮太多。但我相信她不是。

從遇見那一天，我已經很想幫助她，能幫幾多就幫幾多。

從幫助一個陌生人的角度來說，我已經做得太多。

或許是同情。或許是.....

從幫助一個陌生人的角度來說，我已經做得太多。  
從幫助一個喜歡的人的角度來說，我做得還未夠多。

## 第八章

我能預計到，如果被父母知道我帶女孩子回來，後果一定不堪設想。

要跟大家述說一下我小六那年。

話說那年，我對暗戀已久（三個月）的鄰座女生做出邀請，請她來到我的家玩耍。她答應了，我還記得當日的心情，比中六合彩更興奮。（雖然我未中過）

我將這個喜訊第一時間報知母親大人。

可是我沒想到邀請她到我的家，是惡夢的開始。

開頭還好好的，我們玩得很愉快，可是當父母下班回家後，一切都不同了。

父母親，特別是母親尤甚，她以多年在師奶界說是非的功力，向我喜歡的女孩展開凌厲的攻勢，左詢右問。

妳住哪裡啊？妳家人做什麼工啊？妳幾高啊？妳成績好不好啊？妳最喜歡哪一科啊？妳有沒有討厭的老師啊？...（下刪5萬字）...

母親，差在沒問她三圍是多少而已。

她在父母親雙重逼迫下，感到十分恐懼。

等到終於可以離開的時候，她鬆了一口氣，打算向我揮手說再見時，母親捉住人家的手熱情地說：「今晚留低一齊食飯啦。」

你從沒有想過，這句話是等同絕望。

食飯時，再度受到敵軍高空轟炸、地面導彈及水底魚雷水雷迅雷的飽和攻擊下，她宣告陣亡。

第二天，她對我說：「禮賢，我唔可以再同你玩啦，對唔住。」然後把她的桌子挪開了一點，我們兩張桌子中間多了一條空隙。

這個空隙，從那天起，到畢業都沒有療合過。

我曾試過挽回，畢竟是家人的問題而已，他們太熱情，也不關我們的事吧？

拍拖只是兩個人的事。

可是，她卻給了我一個，我認為超越一個幼稚園程度小孩應有的思想。

啊不，她是小學的。

可是，她卻給了我一個，我認為超越一個幼稚園及小學程度小孩應有的思想。



她說：「如果我同你屋企人都相處唔到，將來咪好辛苦囉？」

我的初戀，就是這樣匆匆的擦身而過。

之後，我就不敢再帶女朋友回家。~~(實際是沒有女朋友。)~~

因此，臨開門前，我對著她說：

「我地一陣間細聲啲，我唔想畀我屋企人知我帶女仔返嚟，佢地實會好長氣咁問三問四，以為妳係我女朋友。」

她點點頭表示明白，我便打開門示意她進來。這個時間，父母必定在睡覺，所以不用太擔心。

她很小心地慢慢除鞋，之後雙手拿著鞋子，打算將鞋子搬入我的房間。

不得不讚嘆她的細心。

「仔，你返咗嚟啦？」房間突然傳出母親的聲音，這表示母親快要開門出來！

OH SHIT！可不能讓她們相遇！

「快啲入房先！」我馬上指著自己的房間，叫她衝進去。她也夠機敏和反應快捷，立時竄進去順手關門。

剛剛好在她關門的時候，母親便開門出來。

「乜咁嘈嘅？」

「係...係啊。」我喘著氣說。真的驚險萬分！差一點點就被她發現。

「做咩咁大汗嘅？企係門前面做咩啊？」

「無，無啊，你早啲抖啦。」

「微波爐有湯啊，叮返熱嚟飲啦。」

「好好好，嘩阿媽你今日靚咗咁鬼多嘅，望死我啦。不過你早啲訓啦，唔係對皮膚唔好架，嘩你睇下啲黑眼圈飛到一地都係，早抖啦！」

「奇奇怪怪咁，好啦我訓啦。」說罷便回房。

我立即入房，此時她已坐在房間的地下，我一進來，我們有默契的笑了起來。

「哈哈，驚死我啊！」

「我夠係哈哈。」

「殊 - - - - ! 一陣又嘈醒你阿媽。」

我即刻雙手掩口說：「係喎。」

她往周圍一看，然後說：「你間房都OK靚喎，不過係亂左啲。」

「男仔房係咁架啦，係喎，妳係咪想沖涼？我間房對面直行就係。」

「係啊，你又會知我好想沖涼。唔該你啊。」她雀躍的走到廁所洗澡去。

趁她洗澡的時候，我便乘著空檔到廚房煮公仔麵給她。

一邊煮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她沒有毛巾，就拿房拿一條毛巾，拍拍門對她說：「喂，毛巾我放門口，妳自己拎啦。」

沒有任何的回應。連水聲也沒有。

「喂，妳唔係暈左啊嘛？」

「唔...係。」終於有聲音應我。

「做咩咁妳？」

「呃.....你可唔可以借衫比我換.....」

對了，她沒有衣服可以換的！

「妳等我一下！」我馬上衝回房間，不斷在衣櫃中左尋右找，終於找到比較大件的白色T-SHIRT和短褲。

「我放在係門口。」

我回到廚房煮麵，加了蛋和腸仔，還算蠻豐富的一餐。拿回房間放好時，她已經洗完出來。

「咦，你煮麵啊？」她一邊用毛巾抹著濕漉漉的秀髮一邊問。

此時，我才發現那句說話是真的！

什麼女人除了穿婚紗之外，就是洗完澡後最漂亮。

我只能說她穿著不合尺碼的大T-SHIRT，還有一陣洗澡過後的馥郁香氣。

我感覺到我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在鼓動震顫，好像被她吸引住一樣。

「嗯，呃係啊係啊，煮比你食架。」我有點不知眼睛放哪。

「真架？多謝你，我真係好餓，不過.....我D衫掛邊？」她指著手中濕淋淋的衣服說。

「掛係我間房既窗果度啊。」

「下.....好醜怪啲.....」她有點尷尬的說。

「唔緊要，拉埋窗簾，我咪見唔到囉。」我用好像想到絕世聰明的好計謀的語氣說。

「好啦。」

她掛好衣服後，就開始食麵，而我也走了去洗澡。洗澡真是一件樂事，能把一切疲勞都暫時忘記。沖完出來，她已經把碗都洗乾淨了。

「食得咁快嘅？」

「係啊，嘻嘻，因為我好肚餓。」她小小的伸了舌頭出來笑。

我發覺，連她伸舌頭的時候也是很可愛。

「咁.....咁我今晚訓邊？」

我一時都忘了考慮這個問題！不過這個問題是毫無疑問的。

「妳訓床啦！我訓地下得啦。」又是展開我男子漢一面的時候。

「其實我訓地下得架啦。」

「唔得，妳女仔黎架咩，點可以要妳訓地下！妳訓床啦。」

「咁.....多謝你。」她微笑回應。

如果能用一張床換妳一個微笑，怎樣計也是值得的。

她瞧著我的書櫃說：「原來你中意睇書架？都好多書啲你。」

「係啊。運動唔勁，唯有睇下書，扮下有書卷氣。」

「書卷氣.....」

「不過自從考公開試，就好少機會睇自己中意既書。考完之後，又要忙住返工。」我續說：「所以都係中學好。」

「中學係好，不過我覺得好多人過度美化回憶。」

其實中學都有困難都有唔開心既地方。最純真既感情亦唔一定係中學先搵到，其實大個左之後都可以。人生最精彩唔一定係中學時代，在乎你點把握。」

我靜靜的凝望著她，她發現後就摸摸自己的後腦笑說：「係以前有一個人同我講架。」

「好有哲理。」

這句話有點熟悉。

我睡的位置就正在床旁的地下，兩個人靠得很近，她躺在床上，微微側身跟睡在地下的我聊天，兩個人就這樣談天說地。

在地下仰望床上的她，和她聊著，感覺好幸福。

你說我想不想到床上跟她一起睡。

我說，不想。

這是真的。我覺得這樣已經好幸福。

「阿賢，其實你好細心。」

呃？我有跟她介紹過自己的名字嗎？

「其實我好粗心就真。」

「唔係架，你好體貼人嘅需要，又會哄人笑，你咁樣一定好受女仔歡迎架啫。」

我不知道，她說這句話的意思。

可是，當時我心中在想：那妳呢？我能受妳歡迎嗎？

「無啊，我咁毒，無人中意我。」

「我唔信！」

「我講真。」

「哈哈哈哈哈。」她又展現她的招牌笑容，然後突然把頭靠得很近，我甚至能看見她深啡色的瞳孔。

「做.....做咩？」我感到整張臉都很滾燙。

「哈哈，你咁怕醜架咩。嚇下你就耳仔紅成咁。」她說完就退回床上，倒頭大睡。

「喂，咁妳叫咩名啊？妳都未答我。」

她繼續睡在床上，沒有回應。

「喂，別裝睡啊。」

她還是不應我。

良久之後，她才說了一句：

「我叫秘密。」

後來我發現，她這個人就如秘密一樣。

秘密，我心中也藏有一個秘密，就是妳。

## 第九章

如果你要問，我睡得好不好。

我會反問：「如果有隻哥斯拉係你隔離，你會唔會訓得著？」

不過差別是，睡在我旁邊不是哥斯拉。

哥斯拉在身邊，你會怕得睡不著。

漂亮的女孩在身邊，你是緊張得睡不著。

我的心跳急速的跳動聲，大得連我自己都能聽得到。

原因無他，我們很接近，接近得甚至能聽到她絲絲的呼吸聲。

平穩的呼吸聲表明她應該熟睡，我沒有膽子去證實一下，可是她睡得這麼安祥，是否又表明，她很信任我？

想到這裡，不禁心裡有點暗爽。

好，幾大就幾大，燒賣就燒賣，我決定鼓起勇氣，探頭一看她是否真的睡了。

當我正滿心期待，以為伸頭一看就能一窺究竟的時候，才驚覺她是背著我睡。

我的心情很躁悶，喃喃自語的說：「妳唔係連訓覺都唔想望住我嘛？」

我唯有踮起腳尖，彎著腰慢慢向她睡的方向靠去，可是這樣還是看不到，我唯有踮得更高更開。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我建議大家有時間要多多操練一下身體。

那件事就是我腳不夠力，呈ORZ的狀態。

面對要倒下壓在她的身上把她嚇醒然後被她用佛山無影一腳把我踢出九里雲霄之外暢遊太空的危機，

我頓時拿出我十多年打機經驗所練成的神反應，雙手拍緊床邊的牆，及時支撐身體！

「呼，嚇死人咩。」

危機是解除，唯一指責的地方是，動作不太好看。

一個男人在一個睡著的女生上方展現拱橋動作。

的確是不堪入目。

可是，這樣，我卻能看到她的熟睡的臉龐。

她確實是睡著的。

有一股魔力，讓我不自覺漸漸的把頭靠更近，她的臉孔就好像一個安祥的小寶寶在睡覺，這時才發現她有微微啣著手指睡的习惯。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靠得很近，近得我再移近一些，就能親到她水蜜桃色的嘴唇。

再前一點？

我閉上眼，心裡砰砰地跳，偷親女孩，我從來都未試過，

好像不對，但她實在太誘人犯罪，讓人好想一親她軟綿綿的嘴。

我開始失去理性的，慢慢地再靠近一點點，每移近一點點，都伴著更高速的心跳，心臟好像隨時就要跳出來一樣，連我的臉也滾紅得像沸騰的水。

靠近一點點，再靠近一點點，再靠近一點點.....

最後————

「晚安。」

我在近到完全感受到她呼氣的位置，輕輕的說了這句。

我真的沒勇氣。對不起。

讓你們失望了。

我真的沒勇氣.....做對不起妳的事。



## 第十章

那一晚，我發了一個夢。

在夢中的我，坐在機場等待區的座位上，坐立不安。

接著，我看見了她。

她就站在我的遠前方！

我想開口叫她的時候，她卻轉身走了。

一步一步的，離我愈來愈遠。

四周的景色變得朦朧起來，逐漸變成白光。

我不停的向前奔跑，渴望能追得到她。

忽然，我又站在一條兩旁都盛開櫻花的大道上。

她在前方走著。

我大喊：「妳去邊啊？」

她沒有理會我，繼續一步一步走遠。

「唔好走。唔好走.....唔好走！」

「唔好走啊！」我突然驚醒過來。

虛驚一場。

「嚇死人咩，發夢咋。」我慢慢調節自己急速的呼吸。

「唔咩好走？你見到邊個走啊？」

我抬頭一看，她正雙手抬著頭、帶點邪氣的目光望著我。

何解我會在她面前會如此失威？

「無啊，我話唔好酒。飲酒唔太好啊。」

「喔~乜係咩？」她似乎不太相信我。

她把頭移得更出床邊，頭髮滑到我臉前來，不經意一聞，才發現她的頭髮有一股清新的花香味。

「唉，原來人與人之間，信任係咁困難。點解你唔信我？」

「咪扮野啦你！」

她對我說：「我肚餓啊。」「煮野食囉。」我答得很理所當然。「你又話唔可以比你父母發現？」

「我父母好早就返咗工啦。」

她揉著自己的腳說：「但我腳痛啊。」

此刻我才發現她無賴的功力，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咁妳想食咩啊大小姐？」

「嗯……」她終於露出勝利的笑容，假裝苦惱的在思索，想了一會，就用食指勾了勾，示意我靠近。

我上前，她就在我耳邊對我說：「我·想·打·邊·爐·。係你間房入面。」說罷，她輕輕力咬了我的耳朵一下。

我敏感得馬上縮回，她卻奸詐的興奮笑著。

我的耳朵現在一定紅得滾燙！

「小姐，你當你住緊Hall啊？係間房打邊爐？」我邊揉著我的耳朵邊沒好氣地說。

「唔制！我要打邊爐。又係你帶我返黎，而家唔負責任！」

不負責任！？

天啊，我這次真的引狼入室。

「好啦好啦，咁我而家去買餅，妳乖乖地係屋企。」我拿起錢包打算換件衫就走。

「唔得，我又要去！」

「咁一齊啦，多個人幫手都好。」

「唔得啊，我幫唔到你。」

「？」我聽不明白，是我理解能力下降嗎？

「我咪講咗我腳痛囉。」

「咁妳去定唔去啊？」

「我去，但我腳痛。」

「咁咪話妳係屋企囉。」

「但我要去！」

「咁一齊去囉。」

「但我腳痛。」

「咁咪話妳係屋企囉。」

「但我要去！」

停！夠啦！不要用這招騙字數。

「咁妳想點？」我無力的倒在地上說。真的敗給她，完全猜不透。

「我要去，但我腳痛。」

「所以呢？」

「所以你要揸我。」

我是不是上一世忘了上香還神，得罪上天，今世要賜此女子來治我？

我說過，我不是強壯的男子，我只是一個風度翩翩的英俊書生，現在要背住一個女子去買菜，其實跟去西天取經是一樣——他媽的困難。

最可惡的是，她還不停在我背後說風涼話。

「嘩，好勁啊你，加油wow~冲啊！加速！」

速你死人頭。

我也不明白，為何一晚之間她好像變了一個小女孩似的。

還是.....這才是她的本性？

「不知不覺間已經買完豬紅、蘿蔔、丸、響鈴、肥牛、烏冬、生菜、冬菇啦啲。」她正在我的背後默數算著買了什麼菜。

「咁.....咁走得未啊？」我上氣不接下氣的喘著氣喊。

媽的，這項運動真是太激烈，奧運委員會大可考慮將「揸女仔買餸」列入奧運項目。

而且，旁人奇怪的目光也不是好受的。

「啊死啦！」她忽然大叫。

「做咩？」

「我地唔記得買粟米啊！」

「唔記得買咪唔買囉，做咩啫？」我疑問道。

「無粟米邊好飲架啲湯！快啲去買啦。」她拍著我，好像練馬師一樣。

「咁係邊層啊？」我放棄堅持了，決定迎合妳這個強姦犯。

「最頂層。」

真是沒人性。

「禮賢，真係多謝你。」

在回家的路上，她忽然在我背後說了這句說話。

「唔洗，我甘願嘅。」

這句是我的真心話，雖然消耗大量體力和極度辛苦，需要無限耐力才能完成，

但實情是她很體貼，在我汗流浹背時，她用紙巾替我擦汗，買到的菜，基本上都是她幫我提著（雖然照道理重量還是在我那裡）。所以整個買菜的過程實是很浪漫。

說是任性，你卻不會覺得她任性得很過份。

在回家的路途，清風送爽，我喘著氣，享受背著她的時間。

「所以你要背我。」

「我願意，背你一輩子。」

## 第十一章

我很驚訝，我的耐力竟然能背著一個女孩去買菜直到回家。

雖然，回到家中時，我已進入瀕死狀態，甚至差點看見耶穌在跟我招手。

之後的事，沒什麼特別，只是一般的打邊爐，沒有你們預期的，什麼她用她的筷子喂我，我用我的筷子喂她。

沒有這般噁心好嗎？

我們都是用口直接來的！

說笑的啦，沒有這回事。

不過她吃得很高興就是。

「不如食完野睇戲？」

因為這句話，我們就躲在房間看個天昏地暗！

直至我收到一個電話。

劉華明打來的電話。

「做咩啊？」

「無啊，有人叫我聽日去幫手返工。」

「咦係嗰，你唔洗返學咩？」

「岩岩TEST完，SEM BREAK啊。」

「喔，咁你去返工啦。」

我當時心中掙扎的，是我不想她一個人在家中。

退後一步來說，其實是我自己不想與她分開。

她不一定留在我家裡的。

我是怕她離去嗎？

「不如，你一齊返.....都係一日啫，你洗唔洗返學？」

她搖搖頭，然後問了句：「得咩？」

我說，那間店缺人手，所以可以的。她就答應了。

「不過有樣野我已經決定左。」

「咩？」她正專心看著電腦中的畢彼特，戲中的畢彼特運用他驚人的主角效能，察覺一班以色列民眾一同唱K的歌聲實在太難聽，必定會惹怒一班喪屍不惜以不要命的方式——層層疊也要衝上城阻止，因為聽歌基本上等於要了牠們的命。

噢，看吧，果然這樣。

對不起，我離題了。

看什麼畢彼特啊？明顯我帥多了好嗎？

啊，我又離題了。

「我決定咗，妳以後叫小白！」

她終於把臉望向我問道：「點解啊？」

「唔講妳知，除非妳講妳真名比我知。」

她嗤之以鼻，就繼續看電影。

叫小白，只是因為她的皮膚很雪白無暇。

想起可以跟她一起上班，心中不禁暗暗的在偷笑。

我們上班的地方，是港島區的樓上精品書店。

為什麼要叫它精品書店？不是因為它真的是精品，而是它的感覺讓我覺得整間書店就是一個精品。

與其說它是書店，不如說它更像一間咖啡店，裝潢和氣氛都很像，不同的只是它賣的是書。

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就是職員要穿制服的。男生是淺咖啡色的襯衣和長啡色褲，女生則是一樣色的襯衣和深咖色的裙，兩者都要外加圍裙。

我只能說，好台灣的感覺！

老闆理所當然的跟我說：「我們本來就是從台灣來的！」

不過看到小白穿這身制服，實在太漂亮！

我不禁心想，光看著她已足夠，即使今天沒有人工也可以。

啊，對不起老闆.....我說笑的。

制服雖美，卻引起了一個問題。

話說早上開工後，一切正常，我們被分派到不同的崗位。她負責收銀機，我則執捨書櫃。

到了下午，我們則互換崗位。

坐在收銀機，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小白身上，因為擔心她弄傷。

可是她卻很有經驗似的，手腳十分俐落。

這個時候卻出現問題。

制服雖美，可是畢竟不是度身訂造，因此尺碼不會完全合適的。

結果小白的裙是短了一截的。

就是那麼的一小截，吸引一些狂蜂浪蝶湧來。

她在擺放高架的書時，那一截就會馬上變成一大截，她整個大腿整都露了出來。

剛好這時在她身後的一個穿著墨綠色西裝，年約五十六歲的大叔，目不轉睛的望著。

這樣還好，他竟然還要猖狂到彎.....彎腰？

看到這個情況的我，立即衝了出去，擋在小白前面，微笑的說：「先生，唔好意思，我地哩度係賣書，唔係賣春光。」

我已經很好態度了！

他被突如其來到來的我嚇倒，自知理虧的他便慌忙的轉身跑走。

「小白，我同妳交換返啦，妳去收銀。」

「但老細話.....」

「我會自己同佢講架啦，妳快啲轉位啦！被人睇蝕晒啦！」

她頑皮的笑了一下，拍一拍我的頭說了句：「係咪比你啊？」就頭也不回的走去收銀機去。

不知為何，我聽到這一句，感覺.....心裡有一陣溫暖的泉流。

這時的我有種感覺，我們很親近。

之不過短短數天，我們靠得比其他人都很近，好像已認識了數十年一樣。

很近，真的很近。

然後我發現，一切都是我的錯覺。

我們很熟悉的。熟悉得，我連妳真正名字叫什麼都不知道。



## 第十二章

我慌了。

我這一輩子從未試過如此的慌張。

就連考公開試，滿有信心的作答，到了交卷時，才發現自己忘記將答案填入答題卷時也比不上的慌張。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紙條，沒有留言，沒有說話，什麼都沒有遺下，

她就不見了。

前一晚，還是好好的。

她說很想到尖東的海旁，我們就待放工後去。

微微的涼風，伴著色彩斑斕耀目的維港燈光，

兩個人行著海旁，四周好像有一團浪漫的氛圍包著，頗有一對小情侶的感覺。

走到專幫遊客拍照的地方，她說不如我們也來一張，我們就在那裡拍了一張海旁照。

走到賣魷魚絲的小店，她馬上就被那裡的香味吸引，她說她想要，我們就買了一包魷魚絲分享。

走到李小龍的像前，她說她要模仿他，我說好，然後她說有對手才顯得她的厲害，

我說哪裡找個對手給妳，她指著我。之後我就成了星光大道，第一個在李小龍像前四腳朝天的香港人。

走到路的盡頭，她說她很開心，我說我也是。

深夜時，回到家中，她說很累想先睡，我說好。

然後，隔天早上，她就不見了。

不見了一張紙，你會沒有什麼感覺。

不見了一張重要的紙，你會感到有點慌張，充滿不實在的感覺，很想把它翻出來。

不見了一個人呢？

由這刻開始，我才真正的感到自己的無知和可笑。

我以為我們很近，卻連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小白，白什麼？蠟筆小新裡的狗？

我對她的一切，毫不知情。她的姓名、年齡、家庭、電話、地址？

一切我都不知道。

我開始回想，這幾天到底跟她是聊了什麼？

由我早上，發現她不在床上，然後她所有的東西都消失都無影無蹤。

猶如這個人不曾存在過一樣。

所有的事，發生得太突然，

我完全不知所措，也不能接受。可是我安慰自己，可能她很快回來的，只是有事出了去。

我等，朝氣蓬勃的耀眼陽光去到暮氣沉沉的黃昏落霞，再到漆黑一片。

她沒有回來。

我終於等不了，衝了出門口。

我還清楚記得，那一個晚上下著微微細雨，我一個人瘋狂的跑著，瘋狂的尋著一個人。

我腦海不停想，不斷想

妳的名，妳的姓，尋找著

一個人在夜半，一直走

在人來人往大街，繞一圈又一圈

為什麼，不認識，不懂你

不斷想吧，增添難過了

我跑到我們相識的公園。

我跑到我們一同買菜的街市。

我跑到我們一同散步的尖東海旁。

世界上就算有時間倒退的奇蹟

也不能把我們連在一起

現實中命運注定了我

再傻傻的 盼願望和生命靠近

那一晚，我去很多地方，只要曾經烙下她蹤跡的都去了。

淋濕了的我，連的士司機也很厭棄，不情願的載著我。

最後全身濕透的我回到家中，那一張床，她曾經睡著的床。

我們擁有最多回憶的床。

她不在。

而我倒下了。全身滾燙的。

有誰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有時間倒退的奇蹟的話，妳會告訴我妳的名字嗎？

## 第十三章

淋了一整晚的雨，我病倒了。

這一燒，就把我送到伊利莎白醫院。

高燒不退，使我又躺了數天在病床。

除父母之外，劉華明是第一個來探望我的人。

「咦，你仲未死啊？」

你見有哪一個去探病時，是會說這些話？

「唔見到你，都唔捨得死。」

「我知本少爺玉樹林峰，貌比崔世安，但抱歉，我已經心有所屬，容不下你！」他自戀的撫摸著自己的臉說道。

崔世安？

這個「直把世安作潘安」的現代版例子，使我當堂笑出來，這個笨蛋沒知識也擺，是潘安才對。還要沒常識，他到底有沒有看電視？

不過有劉華明在，他的搞笑永遠讓你笑過不停。

「邊個咁前世唔修，被你睇中咗啊？」

「好話啦，就係我地系既一個女仔，超級可愛，佢叫Chloe。等我考慮下比唔比你隻色狼睇先。」

他一邊打開手機的相簿一邊說。

「你就色狼，拎黎啦！」我把他的手機搶去，相中的女孩正展現很甜很燦爛的笑容吃著甜品，確實是一位可愛迷人的女生。

「執到啦你。」

「咩啊，我地都未一齊。」他把手機搶回，續說：「佢仲未忘記唔佢前男友。」

「你又點解會中意咗人？貪人可愛？」

「當然唔係咁膚淺啦。」

「咁係點？」我開始感到好奇，爬起身專心聽著。

「係因為……一個機緣巧合。」

他繼續開口說：「因為有一次，我同同學買左五月天飛，本身諗好一齊去睇，點知佢果日原來約左女朋友去長洲，成架飛機撞埋嚟，咪我就係班度問有無人去囉。」

「.....點解你唔問我呢？」

他疑惑的問道：「乜你中意五月天架咩？」

我：「.....」

那一刻，我有極極極強烈的衝動，跟他絕交。

五月天啊！！

誰會不喜歡？

我按耐著我心中渴望把他掐死的衝動，吞了口氣繼續說：「咁跟住呢？」

「跟住嗰個女仔第一時間舉手彈起，仲興奮到差D爬埋上枱係咁話：『我！我！我！』，又對住全班嘅同學講：『喂啊！你地唔准同我爭！』。」

好可愛的率直女生。

「原來佢係五月天嘅超級粉絲，之前仲飛埋去台灣為咗睇演唱會。不過今次竟然記錯時間，買唔到飛，所以佢就好多謝我。」

「你可以講重點未？」

「係啦，咁我同佢一齊去，原來佢真係超級粉絲，全場就不停重覆：尖叫、唱歌同喊。」

「一直以黎我對佢都無咩特別感覺，但嗰晚坐係佢隔離，我先發現佢表情同感情都好豐富，好有活力同熱情，突然之間，佢好似變到好有魅力咁。」

「跟住呢？」

「跟住我就中意咗佢。」

「跟住你就中意咗佢？」

「係啊。」

「跟住你中意咗佢？」

「係啊。」

「你有無跳咗啲野唔記得講？」

「我跳咗啲咩唔記得講？」

我哪知道啊！現在是我問你！

「一場演唱會，你因為覺得佢幾有魅力就中意咗佢？」

「啊不然咧？」他用國語說。

果然是劉華明，不是常人。

不過，感覺的確難以說明。

「咁你中意咗人，如果追到就對人好啲啦。」

我這句話是多餘的，因為我認識劉華明很久，雖然他在人前的形象，

是一個口花花，俗稱「把口啣過油」的花花公子，

基本見女生就挑逗，哄她們開心，

可是，認識久了，就會發現他實際上是一個用情專一，

很深情的人，喜歡了就喜歡了，不會移情別戀的少見好男人。

他有點失落的說：「都話佢未知落.....佢都忘記唔到佢前男朋友。」

「佢前男朋友好好架咩？」

「好似話年紀大我地一啲，年紀輕輕就事業有成又靚仔啲啲。」

我突然很替劉華明感慨。

你明白的。

「咁你點算啊？」

「你少同我擔心啦，我遲啲同佢去台灣。到時，佢一定會接受我。」他很有自信的說著。

我瞪大眼睛問道：「你同佢去台灣？」

「係啊。」

「兩個人？」

「全班。」

「嚇死人咩。」

我們沉默了一陣，劉華明好像若有所思的，忽然他很認真地望著我說：

「阿賢，忘記一個人，係咪真係好難？」

世上，有許多事不是努力就能做到，忘記一個人很難，因為你只能被動的等待時間替你刷洗回憶。  
越要忘記一個人，越忘不了一個人，正如我忘不了你一樣。

## 第十四章

人的適應能力很強，只需一點時間，就能適應許多的事物。

我不是傻的，不至於為了一個只認識區區幾天的女孩，就終日廢寢忘餐，終夜思愁。

過多幾天，我便出院了。

SEM

BREAK過後，我又繼續每天如常的上學、上班、上學、做PROJECT、上班、上學、做PROJECT.....的循環生活。

到母親工作的店幫手的次數也頻密，多得連母親的同事有點好奇的問道：「做咩啊賢仔？你好等錢洗咩？」

我總以微笑不語回應。

「你做咩啊？我啲同事話你沉默左，唔多應人嘅？」母親跟我說。

我搖搖頭。

我不想說話，只是這樣而已。

「做人唔畀無禮貌呀！」母親吩咐道。

在猶如輪迴的生活中，除了上班多了，PROJECT負擔量也重了。

「真係比晒你做？無問題？」男的坐著學校餐廳問，語氣是覺得不應該，表情卻出賣了他。

女的就攬著他手旁說：「哎呀，阿賢想做咪比佢做囉。」

我微笑的說：「係啊，你地去玩得開心啲啦。」

「咁唔該你啊，第日請食飯。」男的拍拍我肩膀就帶著他女朋友走了，估計又去長洲過夜。

身邊的人說我燒壞腦才找「神伏俠侶」一組，他們早就揚威海外，一對比deadline fighter 更fighter的情侶，總在deadline後一日才交料，而且質量劣得很。

「我覺得幾好啊。」

「幾好，阿賢你係咪傻左？哩幾日你做咩啊？」我的同學關心道。

「我無野啊。」

同學的慰問，我很感激，不過他們是多心了。



我只是想忙而已。

面對SEM末，我突然努力的很，不用上班的日子，必定在圖書館溫書留到關館時間。

我又不知為了什麼，走去操練身體，跑步遊水打波掌上壓等體適能樣樣皆做。

為了什麼呢？

劉華明臨出發台灣前，打了電話給我，叫我祝他好運。

「你可以啦。唔洗好運也都可以。」我對著他說。

當生活愈來愈忙，我每天回到家，差不多累得一睡就睡得著。

我真的沒事。

不過有件奇怪的事，在買菜時，不知怎地自己多買了一袋不需要的粟米，回到家才發覺。

雖然奇怪，還是照常的生活，過得好好。

無緣無故地，我重溫了畢彼特那部電影，才發現他真的被我帥多。

不過我仍然很好。

我不是傻的，不至於為了一個只認識區區幾天的女孩，就終日廢寢忘餐，終夜思愁。

「喂阿賢！你做咩係地下訓架？」

我不是傻的，而是我瘋了。  
好想，好想忙『記你』而已。

## 第十五章

「你係咪痴左線啊？為左一個識唔夠幾日嘅女仔搞到咁，傻鬼咗呀？」劉華明在電話另一頭大罵。

他的台灣之旅其實已進行中，卻不忘打電話來罵我一頓。

「有一啲人，識咗一世嘅時間，可以一世對你無咩大影響。  
但有一啲人，識咗一日嘅時間，就可以影響你一世。」

「我聽唔明。」

「不如你講下你台灣之旅，追Chloe追成點仲好啦。」

其實我考慮了很久，該不該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最後因為一個原因，所以必需要寫的。

這個原因，遲點會說。

話說劉華明在旅行事前，已經通知他的同學，有關他奪取女神歡心的大計。

全部同學都點頭表示會全力配合。

事實證明，朋友，信一成，戶口分分鐘變零。

首先上機，劉華明極度渴望跟Chloe同座，而那班同學都表示OK，會讓他們坐在一起。

而事實是，當劉華明在自己座位坐著時，同學已經跟Chloe說他生病了，不想傳染人，就把Chloe帶走了。

當劉華明滿心歡喜的等著，等待他身旁位置會是他的女神時，最後他等到一個大胖子。

在女神臉前展現實力，是常識吧。因此劉華明又早已收買了一眾男同學，

他們專誠在Chloe面前比試男人浪漫的戰爭——拗手瓜，

然後故意輸給劉華明，讓Chloe覺得他很有男人味。

全班十三個男孩都很配合，讓劉華明輸了十三次。

不過，這些只是同學玩弄他所開的玩笑，他們真的有心幫助他。

到達酒店的當晚，一班同學除了象徵式說對不起外，還真心為劉華明佈局。

「Chloe有啲唔舒服，而家一個人係房啊，拿我地就出去食野，你就入房無微不至咁照顧佢，實加晒分啦。」

雖然聽起來像是一群想出外玩樂，而隨意找個人當保姆照顧病者，不過劉華明絕對樂意效這個勞。

Chloe喔？女神喔？這麼大好的機會。

他還不再三拜謝他的同學。

就這樣，他還細心的買一碗皮蛋瘦肉粥，連同感冒藥，外加一些甜食回去。他心想著，今次一定能奪取芳心。

世事往往難以預料。

當他拿出同學給他的房匙，把門打開，剛好遇上了因為病而出了一身汗，所以去洗個澡，又剛好淋浴完的Chloe。

嗯，大家都明白是怎樣的一回事。

是的，真的那麼剛好。

就那麼一點點剛好，就會要了人命。

劉華明，我說，你死得也不枉此生吧。

即使如此，劉華明還是沒有放棄。

他希望能哄回Chloe，而全班同學也賣力的幫口，畢竟自己是幫兇嘛。

「你點先唔黐啊？」

在公車上，劉華明坐在同學為他預備的座位，正是Chloe的隔座，他就在這不斷哀求一個原諒。

「其實我果晚真係乜都睇唔到架，我都無戴CON。」

「亂講啦你！你不黐都唔洗戴CON架啦！」Chloe交叉著手，嘟著嘴一臉生氣的樣子。

「我講真架，我真係睇唔到野架！」

「我唔會信你架，你不黐都唔洗戴眼鏡！」

「我嘅世界真係一片朦朧！」

「唔信！」

「我真係望乜野都朦朧一片架！」

正當Chloe又想大聲否定時，

他又加了句，「除左妳。」

我聽到後大驚起來，問他：「咁你點？」

「咩點？」

「佢無打你咩？」

「佢做咩要打我？」他疑問道。  
那麼奇怪？

「咁佢有咩反應啊？」我追問。

「下，佢忍唔住笑左出來，然後鬧左我一句：『口花花！』就無事啦。」

「係咁就原諒你？」

「唔係仲想點？」他理直氣壯的說道。

「你唔覺得你句野.....有問題架咩？」

望Chloe很清楚，不就是表明那一晚.....

算了。

他繼續雀躍地說道：「有咩問題？好浪漫啊，我都唔知當時我點解講到出口，太好文采啦我！」

我有時真心質疑到底以他們的智商是如何升讀大學，這樣是否側面反映香港的教育制度存在漏洞？

不過，成功原諒劉華明，並非好運的開始。

或者，沒有原諒過他，反而比較好。

劉華明真的很精心預備一切。

可是他.....

我該怎麼說呢？

只能用運氣太倒楣來形容。

倒楣到一個點，我嚴重懷疑他所說的話，是他自己捏造出來的。

雖然動機未明。

不過劉華明對於我的不信，表示強烈不滿，因為他自己已很不高興。

事情是這樣的，就在Chloe原諒了他的後一天，他想給一個驚喜她。

他計劃好了，在回酒店的某條路上，用花朵堆砌「Chloe我愛你」三個字表白，希望感動Chloe，他花了重金買了許多花和花錢請人堆砌，因為自己要陪大隊嘛。

也不知道是誰動的手腳，或許是請的人，或許是路人，或許台灣人不喜歡肉麻的句子的關係。

總之，Chloe回酒店的路上，看到內容的不是「Chloe我愛你」。

而是「Chloe我幹你」。

我說了，不原諒還好。

劉華明還有許多其他無腦的事，太多太多數之不盡。

例如他想送禮物，就學人求婚一樣，將禮物放進Chloe的杯子裡，希望她會感到驚喜。

不過所有驚喜經劉華明的手，都不會是驚喜。

他笨笨的分不清戒指的大小和耳環的大小，是不同的。

所以？

耳環就隨著Chloe不客氣的咕嚕咕嚕一下滑進她肚子裡。

「我好似吞左啲野咁既？」

然後，她發現劉華明用瞪得大大的眼睛望著她時，她就說了句：「望咩啫你。」

怎麼那麼熟悉的？這一句？

總而言之，我們先將劉華明的故事擱置，將來還有機會。何況這個故事主角不是他。

又回到我的故事。

「望咩啫你。」

## 第十六章

「有人搵你啊。」母親拍拍我的門說。

我捧著極沉重的頭，剛想彎腰起身，卻頭痛得躺回地上的被窩裡。

應該是過度忙碌的生活，使我的身體不勝負荷。

全身都酸痛得好像被人狠狠的拳打腳踢一頓，稍稍一動就痛得要命。連帶乾涸刺痛的喉嚨和沉重的頭，使我完全不想起身。

「係邊個啊？」可是我的喉嚨太痛，只能發出微弱的聲音，沒有人聽得見。

「媽……」沙啞難聽的聲音，連我自己也受不了，仍然沒有人聽到。

「喂，衰仔，咪話左有人黎，你仲唔出黎？」母親隔著房門叫著。

我是想起床，可是有心無力啊！

現在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麼？

「伯母，不如我自己嚟。」

這把……熟悉的聲音？

房門緩緩的打開，我不敢相信，一張曾經熟悉得很又陌生的臉隨即漸漸地映入眼簾。

一張我不會忘記的臉。

一個我在尋找、終夜思念的人。

一個陌生人。

「小白！」我大聲呼叫！卻叫不出任何聲音。

我將所有的痛楚好像拋棄了一樣，忘了自己全身軟弱無力，立即衝上前用力抱著小白！

從她消失的那天、我拚命尋找的那天、一切都變空虛了的那天起，

我都未曾哭過。

沒有流下一滴眼淚。

我不斷心中安慰自己，這是萍水相逢，這是一件小事，大家本來就是陌生人。

陌路歸於陌路，不是很正常嗎？

我不斷用忙碌麻痺自己，渴望把自己塞滿到連想她的空間都沒有。

我想，我很快就能忘記她的。

畢竟只是數天。

所以我不哭。

但所有的情緒在感受到她體溫那一刻起，在以為絕望卻重遇的那一刻起，我的眼淚就如湧來不絕的泉流崩潰似的爆發出來。

抱著小白溫暖的身體，我終於忍不住大喊起來。

「嗚嗚.....妳...可唔可以同我講...講嗚.....妳叫...嗚...妳叫咩名啊.....」我的眼淚已把她的肩膀全都沾濕了。

我不是問她去了哪。

而是她的名字。

因為，我不希望，我甚至連珍重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就這樣失去。

這種感覺，比死更加難受。

緩緩飄落的楓葉像思念  
為何挽回要趕在冬天來之前  
愛你穿越時間  
兩行來自秋末的眼淚

讓愛滲透了地面  
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邊

周杰倫 楓

我真的好想知道，妳的名字。





## 第十七章

小白沒有推開我。

按道理，她絕對可以。

因為我們根本什麼都不是。

但她只是默默的任由我攬著，聽著我哭訴，左手溫柔地在我背上撫掃著。

她的手好像施了魔法，一下一下撫平我的情緒。

又或者是我哭太累，很快的，我就失去意識的睡著了。

這一覺，是我最安心的一覺。

「小白.....」我在睡夢迷迷糊糊的喃著。

「小白.....小白！」我立時驚醒過來。「小白呢？」

「我係度啊。」小白就坐在我的身後，微笑的說。

這時我才發現，原來我把她的大腿當成是枕頭的，在門口睡著了。

「你啊，點解可以企企下訓著架？」

「啊.....」

「講笑咋，返上床訓啦，啱啱只係唔想嘈醒你。」

她見我低著頭，沒有回應，就輕力彈了一下我的額頭說：「乜你好掛住我咩？」

我馬上搖頭否認說：「邊個掛住你？」

「係咩，但我未試過一嚟就畀人好似十年無見咁攬住啲。」

其實對我而言，這真的猶如十年。

我開始感覺到我的臉越來越熱，急忙說：「傻啦，我唔想我地既重遇太平淡，先咁樣配合妳。」

「喔~乜係咩？」

她直視著我，望得我好心虛。

「我不嬲好感性，所以先被人話我女人。」

「嘻嘻，女人。」她摸摸我的頭。

「咁，妳可唔可以同我講，你叫咩名？」

「你乖乖地返上床訓先啦。」

我就走上床，躺著說：「而家可以知未？」

她走近床邊笑著說：「我叫小白。」

不是啊，我不是想要這個名字，我想知妳的真名。

當我想開口時，她卻補了一句。

「一個，只有你先叫得嘅名。」

我想起了。

我對小白一無所知，不是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問。

而是因為她每一次都很高明的把話題支開，

你卻毫不察覺或感到奇怪。

這一次，她又把我耍開了。

我卻感到，好溫暖。

是不是犯賤。

「哎呀，你仲熱咗嘅。」她摸著我的額頭說。

其實我們是什麼關係。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這關係很特別嗎？

事實是，我們只不過是數天的朋友。

「你乖乖地繼續訓，我去買粥比你食，知道無？」她說。

我點點頭，她就轉身出去。

臨走前，她還跟母親說了好些話，不過我距離太遠，聽不清楚是什麼，只聽到門閘開關的聲音。

我睡在床上，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她會像之前一樣，無端端失蹤了。

我又睡著了。

不過很快的，她又回來。

她買了白粥回來，可是因為我全身虛弱無力，她就小心的一口一口吹涼，餵我吃粥。

當小白看著我吃完藥後，我問她：「小白。」

「嗯？」她正用毛巾包著冰袋，打算幫我降溫。

「妳可唔可以講下妳嘅野，我乜都唔知。」

「你都未好返。」她按著我的臂膀，示意我睡下。

「但係……」

「如果你聽日好返，可唔可以陪我去一個地方？」

「咩地方？」

「你好返先講。」

睡意又侵著，臨睡前，我好像隱約聽到小白說了一句，

「對唔住……阿賢。」

「乜你好掛住我咩？」

「好掛，好掛。」

## 第十八章

「小白？」深夜時我忽然醒過來，發覺小白正坐在床邊睡著了。

身體感覺痊癒得七七八八，明天應該可以成行的。

「小白，不如妳返上床訓啦。」我拍拍她的臂膀。

她卻睡得很甜，完全不受打擾。

我只好小心地，好像小偷入屋偷東西般輕動作托著小白的背和腳，高難度的運用陰力，抱起她上床。

望著眼前的女孩，為何好像很熟悉卻對她一無所知。

小白不肯說，必定有她的原因。

我相信有一次，我會知道的。

第二天，我竟然睡得比她遲起床。

因為我一起床，就聽到小白在細聲的在床上唱歌。

「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

道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

給我體貼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

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

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當時的我，並沒有考慮她唱這首歌是否有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好好聽。

原來小白唱歌的聲音是那麼美妙悅耳。

許多人都喜歡唱歌，有人可能技巧很高，但有些人一開聲，你已經會驚訝起來，然後不自覺的被歌聲吸引，那些人的聲音會讓人不自禁沉醉起來。

小白就是那種人。

她唱出跟陳奕迅不同的感覺。

這個，感覺比較憂傷。

「好好聽！」我不由得拍起掌來。

小白驚得震了一震，然後大叫：「嘩，你幾時醒咗架？」

「啱啱。」我爬起身說。

她立即用被子罩住自己的頭，在裡頭大叫：「喂啊！你做咩偷聽人地唱歌！好缺德架！」

「係妳自己係我訓覺時唱嘅！」

「咁你都唔可以偷聽！」

「我都唔係偷聽，係妳唱歌我先醒咋。」

「咁你醒左又唔講！」

「咁我聽緊歌嘛。」

「唔得啊，你又唔第一時間講，係你唔啱！做咩要聽歌啲！」

「咁因為妳唱得好好聽。」我笑了出來。

「唔好聽唔好聽唔好聽啊！！！」她不斷在被窩中胡亂動來動去，我猜她說這句話時，必定是掩著耳不斷的搖著頭。

趁她做一隻鴛鴦時，我乘機拍了她的頭一下。

她立即掀開被子瞪著我，我趕緊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做咩打我？」

「嗯？」我望著床的另一邊。

「做咩打我！」

「邊個打妳啊？」

「仲扮野！」

「咩啊，我都唔明妳講咩。」

「你打我！」

「無！」

「有！」

「比我打返啊！」她用力拍在被子上。

「係咪傻架，我都無打妳。仲咩要比你打返？」

「你係咪唔比啊？」

「唔比！」

「比！」

「死啦，你係咪思覺失調，定.....感覺都其他野.....」我恐嚇她。

「你個頭就有思覺失調，仲扮野！」說罷就捉住我的手一口咬下去。

「嘩嘩嘩！好痛！」

「哼哼，知道本小姐既厲害未？」

「係啦，妳最厲害。」

「今日天氣好好，我哋係咪可以行？」她問。

「嘩，今日個天好藍！」

我們正坐上開往欣澳的地鐵，窗外展現一望無際的蔚藍天空。

是的，她想去的的地方，正是迪士尼。

我想迪士尼樂園對女生的吸引，並不是每一個男生都明白。

正如我不明白一樣。

不過沒所謂，就如有些人說，旅行，地點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誰在你身邊。

所以我倒沒所謂。

因為有她在身邊。

事實上，她的確很興奮，一上車就說過不停，像一個期待已久終於能去玩的小女孩一樣。

「喂，你有無睇過我的野蠻女友？」

「有啊，做咩？」

「你記唔記得有一幕，佢哋係地鐵到估經過嘅人用邊隻腳踏過條線，輸左要彈額頭嘅，不如.....」她不懷好意的笑著。

「好，但點玩先？呢度又無細路仔係地下畫線，現實又唔會咁多人係車箱行嚟行去。」

「嗯——」她往四周繞望，然後說：「一係改下個規則，鬥估係果個車門入嚟，男嘅多定女嘅多。」

我點點頭表示讚成，反正只是鬥運氣而已。

「不過懲罰係點？」

這才是重點吧。

「嗯——」

「不如你贏咗可以比我咬一啖，輸咗就你比我咬一啖。」

「聽落好似幾好咁啲。」她摸著下巴說。

「係呢。」

「係.....係你個死人頭。咁蝕底嘅野，我先唔要！」

「咁不如我地輸咗嘅，要答贏咗嘅一條問題？」

「下.....」

「一於咁話！」我擅自下了決定。

她無可奈何的接受，我們就正式開始遊戲！

「你估咩先？」

「我估男仔多！」我說。男人當然要支持男人。

「咁我估女人多。」

「下一站，南昌，乘客可以係.....」

當列車漸漸把速度緩慢時，駛入站內時，我們都緊張的望著車門外面等待上車的人。

飛越一道道玻璃門，終於在其中一道幕門停下。

車門雖未打開，但透過窗門，已經看到有三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在外面。

我得意的對著她說：「對唔住，睇嚟係我贏咗。」

但當車門打開時，我差點跪了下來。

其中一個女人，原來是母親來的，她竟然拖著兩個小女孩進來！

「喔？頭先邊個話贏左？我好像聽唔清楚。」她哼哼地笑起來。

「一場啫……」

「嗯……問咩好呢？」

她低頭想了回，就問：「你……有無拍過拖？」

「乜可以問得咁私人架咩？」我驚訝。

「當然可以啦。」

「咁……」

「咁？」

「Um…」我細聲的說。

「乜話？我聽唔清楚。」她把頭靠近。

「Um…」

「咩話？」

「我話無啊！我成世仔都無拍過拖啊！無女中意啊！」我大聲喊著，全車人頓時注意過來。

她格格的笑了出來。

瞧著看，我必定能扳回一城！

「下一站荔景……」

「我再買男！」

「咁我再買女。」

兩個外國女生？

哇靠！

「你好慘啊……」她用假裝可憐我的口吻，拍著我的背說。

「咁可憐，係咪唔洗問？」

「你就想。嗯……咁你有無同中意嘅女仔表過白？」



「曾經中三試過中意一個女仔，不過最後都係無表白。」

「點解唔表白嘅？」她似乎很有興趣。

「佢轉咗校。」

「喔……」

「如果你問而家，就未嘅……」

我們對望了一會，直到她尷尬的把目光移開。

「下一站，青衣……」

「我就唔信邪，男男男男！」

最後一個站了，如果這個站我都輸，我就連一條問題都問不到！（因為欣澳要下車，所以不計）

我開始閉目祈起禱來，噢，主啊，求你賜多幾個麻甩佬給我！

快到站了。

她也開始緊張起來。

決勝負的一刻！

到了！

答案是……

「咁即係點？」我不解的問道。

「咁即係打和囉。」

「咁可唔可以問問題？」

「當然唔得啦，話明要輸嘛。」

我失望極了。

正在我絕望的一刻，車門正響著要關上時，有一個人箭一樣似的衝了進來！

而他，是穿著西裝的男人！

噢！上帝，我愛祢。

噢！西裝佬！我愛你！

「yes！我贏左！」我不禁興奮起來。

我腦海彈出許多問題，到底問哪一條好？

當時的我，最後憑感覺問了這一條問題。

不是姓名，不是身世，不是電話，

而是，

「.....妳.....中唔中意方禮賢哩個人？」

我覺得我這條問題，不算太露骨，應該.....還可以吧？

她沉默了一會，我心想她是不是不懂回答時，她望著對面車窗，我們的倒像，

緩緩道出：「山上面有樹木，樹木上面有樹枝。」

沒了？

「下？即係點？」

「唔同你講野！你好蠢！」

山上面有樹木，樹木上面有樹枝。

## 第十九章

在欣澳站轉車，列車的窗口會變成米奇老鼠圖案，一輛充滿童話色彩的列車。

小白的眼睛猶如發光一樣，不斷笑著四周觀望。

「妳第一次嚟？」她的興奮態度讓我感到好可愛，不禁想嘲諷一下她。

「咦你點知架？」她瞪大眼睛問。

「下？我亂咁估架咋。」

這讓我真的有點驚訝，雖說香港迪士尼面積小，設施不多，可是女生總會來過一次吧？

「小白，其實妳係咪外國返嚟架？」

「唔係啊。」她依然沒有望我，只顧著研究這架列車。

「咁.....唔通妳係變性人？」我大驚。

「痴線架啦，你就變性！」

「咦你點知架？」我瞪大眼睛，扮演剛才她的表情和說話。

「知咩？」她疑惑的問道。

「我變姓囉？」

「咪玩啦。」說罷，她看著我。

我用認真的眼神，以表明我不是玩的。

她開頭不相信，但看著我定睛的看著她，開始有點驚愕起來說：「下.....你唔係講真架吓？」

我依然沒有說話。

她漸漸真的慌起來，緊張的問道：

「下！你真係講真架？」她不禁聲量提高很多，讓全車人再度注視我們。

「細聲啲啦，我講真架，我真係變過姓。」

她有點不知所措，我決定不再玩弄她，就開口說：「不過此姓不同彼性，係姓名個姓，我只不過按血緣，唔係姓方咋。」

她狠狠的打了我一拳，然後說：「衰人！呃我！嚇死人咩！玩玩玩，好好玩咩！」

「對唔住啊。」

「咁點解你唔係姓方啊？」

「因為我老豆其實係姓黃，但細個太窮，屋企養唔起，唯有賣比人地。果家人係姓方，所以老豆都轉左姓方。」

「喔……」她好像很有同感一樣。

不知不覺，迪士尼站已經到達。

「我地行囉。」她滿臉笑容的轉身對我說。

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伴襯著，迪士尼好像比我前幾次來，更加壯偉和充滿歡樂氣氛。

還是因為身邊友人的關係？

正確而言，我身旁是沒有人的，因為每當遇到新事物，小白永遠都按耐不住，自己一個衝出去。

「哇，火車啊！」她衝前指著入口上面的火車說。

「哇，米奇老鼠啊！」她又一支箭跑去攬著那個米奇老鼠。

「哇，我地好似去左美國咁啊！」她在美國小鎮大街上興奮的說著。

如果她不是一個氣質美女，我想，別人一定會覺得她是一個剛剛離開故鄉入城的人。

「不如我地一齊去玩飛越太空山囉？」

她忽然的一句，讓我聽起來，就冒汗了。

我是很懼怕玩機動遊戲，連坐一點也不刺激的過山車也會感到天旋地轉，

坐完過後，我會把整條彩虹嘔出來，更莫論刺激版的過山車、海盜船和跳樓機。

有一次，我的朋友不信邪，強要我一起玩海洋公園的過山車。

我在他們一班人半推半就之下，終於敵擋不住盛情，上了賊車，就這樣踏上了不歸路的旅程。

我足足嘔了兩小時，暈了一整天。

現在要我玩Space Mountain？

可是，我又沒理由讓小白一個人上車，我實在不忍心掃她的興致。

但你嘔得五顏六色，不是會失威嗎？

在我考慮中的時候，小白又說：「好唔好啊？」

太奸詐了！她竟然用一雙無辜可憐的大眼睛望著我，使我完全不能拒絕她！

「好啊……好啊……」

「好YEAH！」

唉，我無藥可醫。

我心理在許願，期望著，事隔數年，身體無緣無故能適應，完全不覺得暈、不會嘔。

……我許完願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笨蛋。

小白在排隊時已感到十分興奮，一邊排一邊在說著：「唔知刺唔刺激架呢？」、「聽人講唔錯！」、「好似會黑晒！」

也幸好她那麼興奮，才察覺不到我蒼白無血色的臉和微抖的腳。

「好期待啊！」她笑著跟我說。

我勉強的擠出笑臉說：「係囉，真係好鬼死期待，等死人咩？」

進了場，我們站在欄外等候時，光是看到那架車，我的冷汗已經不斷湧出來。

「我死定。」我心想。

到了坐上紫色的車位時，我已經發現，我全身都是汗。

「wow！好緊張啊！」小白在我身旁說了這話。

「我都係……」

忽然，全車準備開始駛動了！四周的燈隨即關上，或許是我太神經質，

當四周關上燈時，我緊張得脫口說了一句：「做乜事！？」

小白笑了。

當車開始加速時，我也感覺到我心跳也即之加速，而開車後，它還伴著好像鬼片的陰森音樂，媽的，到底是誰的主意？是想把人嚇死不是？

當列車開始高速的行駛時，開有五光十色的光燈好像想撞過來一樣，我的心跳頓時直升二百，好像想跳出來似的。

列車左穿右插，我就像坐在被人強姦一樣，只期望早點完結，

「嘩！！！！」忽然一個急墜！如跳樓般的感覺，我半個心臟也彈了出來！

我快暈了！

此時，我冰冷的手突然感到一陣溫暖。

原來，是小白的手，她伸了右手過來，輕輕的包著我的左手.....

我忽然安心了許多，好像不再害怕一樣。

不過心理還心理，生理還生理，任你多麼的安心，你暈還是會暈。

「你無野嘛？」小白憂心的問我。

「無啊.....少少暈啫.....哈哈。」

「傻架咩你，你唔玩得，做咩仲要陪我玩？」

「我自己無食早餐咋嘛，唔關妳事架。」

我不想小白感到有罪疚感，覺得是她弄得我不適，唯有如此說。

「講大話啦你，由開車果時，已經覺得你好驚，之後仲係咁震！」

原來我有驚到震，連我自己都不自覺.....

「小白。」

「嗯？」

「妳會唔會覺得我好廢，一個人連坐過山車都震成咁.....」

「點會，你係好勁，咁驚坐都肯陪我坐。」她拍一拍我的頭。

我發現，小白真的好會哄人。

好窩心的感覺。

「咁我地跟住去邊？」我問。

「不如玩果個巴斯光年啊？」

「好啊！」

我心中暗暗叫好，因為我自己憑著無數年在cs槍擊界打滾的經驗，

對自己的射擊技術也有一定信心。

不是我自誇，從來每場殺數最多的必定是我，甚至已經只用手槍，和達到未見人先爆頭的神境界，身邊的人都對尊稱我做「清水灣槍王賢」（不過我不是住清水灣）

這次，是一個好機會，讓小白好好的感受一下到我的威風，忘記剛才的失態！

巴斯光年，我來了！

「啊.....都幾好玩啊，哈哈。」

「嗯.....」我無精打采的說。

我低著頭走出巴斯光年，一直不敢相信，為什麼小白會那麼高分？

女孩射擊竟然那麼好，這根本不合常理啊！

叫我如何對得起尊稱我「清水灣槍王賢」的人！

叫我有何顏面見江東鄉親父老！

好吧，我承認打機跟現實是兩回事，我認了.....

「其實呢，我覺得坐左邊好似著數啲，個角度好啲，易射好多。」小白解釋說。

「乜係架咩？」我開始精神抖擻了一點。

「當然啦。」小白見到我這樣，不禁笑著說。

「但我地唔係坐得好近架咩？咁都有分別？」

「我話有就有！」

此時，我收到劉華明的訊息，只有數隻字，內容卻蠻震驚。

「我得咗！！快啲恭喜我！！！」

當時我未知道，他口中所指的「得咗」，是否指他表白成功，

但後來證實，他的確追到Chloe了。

不是說劉華明把Chloe惹怒了嗎？怎麼突然又成功了？

事情又要由他們由台北往墾丁去開始說起。

話說他們的計劃是由台北玩到墾丁，而劉華明的多次無腦表白，

亦成功把惹得Chloe，由台北生氣到墾丁。

他慌了，這不是他的預期之內，怎麼所有計劃都出錯？

「Chloe.....」

「我唔想同你講野！」

劉華明無可奈何，他苦心地總結了上幾次失敗的原因及經驗，於是又制定了新的表白計劃。

他相信這一次，不會再犯同一樣的錯。

這次他真的學乖了。決定所有事都親力親為。

他的自以為完美的計劃是這樣的，首先他就打算先大隊一步到達墾丁的沙灘，做好準備。

他事先買了十個五顏六色、色彩繽紛的氣球，在每一個上面寫字，

組成「我愛你 做我女朋友好嗎」，然後綁著它們，沉入水底。

再等到Chloe來，帶她潛入水中，看到這個浪漫的景象，一定滿心歡喜和感動，

這時，他就帥帥地遊到她身邊，捉著她的臂膀說：「做我女朋友好無？」

完美無瑕，他以為。

他到了後才發現，他在沙灘上，根本找不到方法把汽球在水底中綁好。

而且，在水中如何能說話？

唯有改一改計劃。

大隊隨即到達，他們立即在這陽光與海灘中自由奔馳玩樂，除了劉華明。

他正在努力準備。

正當Chloe和一班女生在沙灘上戲水時，他就和預先合謀好的同學一同行動，

那些朋友對Chloe說更深水的地方更漂亮，把她引導到深水的地方。

此時，劉華明就來了！

既然綁不了，他就用手拿著，變成一大束如鮮花一樣，這樣也蠻漂亮的，特別在水中。

劉華明悄悄的遊到Chloe身邊，其後拍拍她的腰，



她馬上嚇得：「啊！」了一聲，其後發覺有點不妥，便潛入水中，

此時就看見劉華明拿著一束汽球在水裡飄著。

他指一指那束亮麗的汽球，因為他的心意，全在寫在其中了，他合上眼把汽球遞給Chloe。

求妳接受我吧！

幾秒後，他感覺到Chloe從他手中接過汽球！這代表她接受他？

他心中極度歡喜，當他們遊上水面時，他聽到Chloe笑著說：「好啦，見你咁有誠意，就原諒你啦。」

啊？這.....這不是用來道歉的啊.....

他望一望汽球，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事先，分不清楚麥克筆，有多種的類型，而他就隨意的買，剛好就買到水性的。

結果那些字，大部份都融化了，根本看不清他在寫什麼。

他還真的以為，Chloe接受了他。

既然誤會了，他唯有順勢苦笑說：「哈哈.....妳中意就好。」

這次，他的計劃又失敗了。

他心想，恐怕這次台灣之旅，已經不可能成功。

不過因為一件事，讓事件扭轉了。

劉華明過後，因為計劃失敗，一個人靜靜的坐在沙灘上意志消沉。

朋友看到他那麼失落，決定跟他開一個玩笑。

就是這一個開笑。

「死啦！死啦！」一個朋友突然緊張的衝向劉華明那裡，對著他大叫：「華明！！！！死啦！」

「做咩？」

「佢地話Chloe被浪卷走左！！」他的朋友還故意一臉欲哭的樣子，讓事實更真實，不得不佩服他們的細心，那個人也應該去當演員。

不過，其實不用演技也能騙到他啦。

他是先行動後思想的人。

劉華明沒有留意到沙灘根本沒什麼大浪，

他才剛剛聽畢後，馬上就極速的、如一枝箭似的衝去沙灘，衝入海裡，沿

途一直竭斯底里的大叫著：「Chloe ! Chloe ! 」

他失控了。

他一直向外面瘋狂的遊，瘋狂的叫，叫得整個沙灘的人以為真的發生什麼事，慌了起來。

朋友知道玩大了，但卻完全阻止不了他，因為他遊得太快，已遊到不知去了哪裡。

過了十多分鐘，他終於回來，因為找不到，他決定趕回來先報警求助。

他在沙灘奔跑著，忽然就看見他一直尋找的Chloe就站在他的面前。

「啊？」他傻眼了。「妳.....點會？」

「你傻架？」

「妳.....無事啦？」他好像全身鬆了一口氣。

「我根本都無出過事！」

「下，但阿輝佢話.....」

她看到劉華明眼眶都紅了，明顯是哭過來，

她就不禁鼻子一酸，流了眼淚說「你好傻。」

他笑著說「係架，傻到中意咗妳。」

然後上前，輕輕的抱著Chloe，見她沒有推開，就問道：「做我女朋友好無？」

「唔好啱！」

「做我女朋友好無？」

「唔好破！」

## 第二十章

我想，是不是劉華明之前受那麼多挫折，這一次，皇天決定不負有心人？

無論如何，他們是在一起了，這是值得慶賀的。

那一晚，大家都高興，因為有一對新情侶誕生，而且有眾多沙灘的人見證著。

可是，劉華明說，當晚Chloe也並不是想像中盡興。

因為她有顧慮。

當晚，一班同學很識相的，把一間房間讓了給他們。

「拿去啦你！」整班男同學拖著劉華明，把他推了入Chloe的房間，然後說：「你們慢慢啦，嘻嘻。」

說罷，一班人就嘻嘻哈哈，奸笑不停的關上房門，只剩下他和Chloe。

有這樣的同學，不知是好運還是衰運。

「啊.....」一向慣於幽默搞笑的他，此刻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氣氛很尷尬。

「佢地.....真係好無聊。」他唯有拿一班朋友當話匣子打開。

「係.....係囉。」她也附和。

「嗯.....」

又歸沉默。

「其實你.....會唔會接受唔到？」Chloe忽然開口說道。

「吓？」

「你知架.....我.....仲未忘記到個ex.....」

任一個再大方的男人，也總會介意，劉華明也不例外。

但是，接受與否，則要看愛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我會介意，仲好介意。」他說。

這時，Chloe面有難色，也隨後又點點頭，一副「我也理解」的意思。

「但我會體諒妳，對妳好啲，希望妳有一日，心裡面最重要嗰個，變成係我。」

「你幾時變到咁識哄女仔架？」我聽到這裡也有點驚訝，如果我是女生，恐怕會受感動。

「發自真心！」

而Chloe確實是很感動，她聽完這話後，就忍不住上前去親劉華明。

劉華明本來楞了楞，很快便醒過來，溫柔回應Chloe的吻。

結果這一吻，愈吻愈吻激烈，大家都開始激動起來，由門口吻到去床上。

他甚至已伸手入Chloe的上衣裡。

直至Chloe啊的一聲，他才驚現自己在做什麼。

「啊.....對唔住。」他趕緊從壓著Chloe的身上，爬起身。

「唔洗.....」Chloe也隨即起身，用手梳了亂了的頭髮一下。

「我都係出返去訓先。」

「你唔洗架啲.....」

「我想.....慢慢珍惜妳。」說罷他就出了房去。

他之所以會那麼專一，不易變心，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他做到很少人做到的事。

劉華明雖然是傻，但實情是，他是那種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人。

他跟我說，很多男生追到女生後，日子長了就厭倦，

因為覺得那女生已經失去新鮮感，然後對她冷淡甚至變心。

即使有些男生真的有心重新愛對方一次，可是騙不了自己，過不了自己那關。

這跟黃子華說的「鐵達尼極限」一樣。

他說其實他也不知道如何在熱戀過後保持溫度，但他自己一套是，深深相信慢慢靠近，會更珍惜的道理。

好像很愚蠢的做法，跟今天流行的速食文化完全相反，可是我又想不出另一個更好的方法。

有時，真不知他是否大智若愚。

但這就是我很喜歡他的原因。

「我想.....慢慢珍惜妳。」

## 第二十一章

劉華明的台灣之旅就到這裡為止，但他們之後還會在故事登場。

又回到我們的故事。

我看著劉華明的訊息時，在想如果他是表白成功，那就太令人驚訝了，

因為在他之前的無腦計劃下，仍然獲得成功，實在太不合理。

想到這裡，害我不禁暗暗偷笑。

「不如一陣去玩叢林歷險啊？」

她見我沒有反應，轉個頭來才發現我正望著電話笑。

「同邊個Send訊息啊？」小白伸頭過來，想窺看一下我究竟在笑什麼。

我將手機抬得高過她的頭，然後說：「唔比妳睇啊。」

小白跳了幾下想搶我的電話，卻發覺不夠我高，就扁著嘴哼了一聲說：「威啦而家，同女仔send訊息就得，比我睇就唔得.....唔睇咪唔睇囉！」

說完，她就獨個走開。

「喂，妳去邊啊？」

「唔關你事！睇你嘅訊息啦！」

小白連賭氣的樣子也很可愛。

我沒有追出去，因為我覺得她只是去廁所，很快便會回來。

我繼續跟劉華明寄訊息，問他是否真的追到Chloe。

覆完後，我就站在巴斯光年的出口旁等著小白。

一分鐘，二分鐘，三分鐘。

時間漸漸過去，我心裡開始有點不安，我看一看手錶，已經半小時了，她還未回來。

當日，她忽然消失那種感覺，完完全全再浮現一次。

她真的沒有回來.....

「小白！」

「唔係掛.....又唔見？」越想我的心越不踏實，心緒凌亂得很，好像被一個散亂的毛球纏得全身都是毛線一樣煩擾。

我開始忍不住，慢慢走向小白消失的方向，邊走邊不停周圍繞望，看小白會不會回來。

「行唔行好？」我害怕我一走，小白回來就見不到我。

可是她去太久了，好像不會回來一樣，還是她在等著我去追她？

本來走著的腳步開始加速，最後我真的很的跑起來，愈跑愈快，可是我不知道該往哪裡跑，心裡只憑著直覺而跑，我不斷在一個個人堆中尋找小白。

一家大小、外國旅客、大陸同胞、公仔、情侶，可是就是沒有小白！

「唔好玩啦好無啊小白.....」我心裡焦急得很地說。

慢著！

忽然，我想起小白說想去玩叢林歷險，只是我顧著玩手機沒有理她，

她會不會自己一個去了？

我馬上轉往去叢林歷險的方向跑去！

當我急忙忙的喘著氣跑，終於跑到叢林歷險那裡。

可是我看不見小白。

會不會她上了樹屋？

我坐上木筏渡河時，焦急得在筏上不斷走來走去，心中暗罵這木筏能不能快一點，身邊的人卻覺得我很奇怪。

「你好急尿啊？」

筏上一個小孩子忍不住問我。

我比急尿更急！

衝上那個樹屋，四處找了一遍，發現小白不在。

會不會去了森林河流之旅？

我又再坐木筏渡河，去坐河流的專用船。

那時，我真的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只要一想到什麼就去，完全忘記了，我坐這艘船，把森林河流



遊一次，也不太可能遇上小白，因為太遲了。

但是，一個人完全沒有方向時，只要有一絲線索，他都會去追，哪怕只有渺小的機會。

當我回過神來，原來天早已漆黑一片。

我找不到她。

我無目的地走，走著走著突然想起了，可以用廣播的吧？

對了，我怎麼沒想到這一招呢？

想找個職員幫忙時，我卻看到前面一大群觀眾聚集在一起。

原來我不知不覺已走到睡公主城堡前的大街。

也不關我的事。

現在找職員要緊。

「職員呢？」有了，我看到有一個就在我前面不遠處。

我正想踏步過去時，卻被人拍了肩膀一下。

「你去咗邊啊？」

我轉頭一看，正是小白！

她還咬著飲管一臉不解的說。

「喂，你去咗邊啊？搞到我四周圍咁搵你。」

有沒有搞錯？是我在找妳啊！

我想開口辯護時，卻突然響起廣播。

「各位先生女士小朋友，再過幾分鐘，我地就會將燈光較暗，準備你地可以盡情享受我地既煙花表演——星夢奇緣……」

「喂，唔講啦！有煙花睇啊。」

她拖著我的手走到人群中。

好不容易，我們終於擠得進人群中，一個不算太差的位置。

睡公主城堡在黑色的夜空下，顯得更光彩亮麗，好像一粒明星於天空中套目。

「喂，妳喺去咗邊啊？我搵咗妳好耐啊。」我說。

「我盪失咗路啊，咦.....我搵喺路返黎時已經唔見咗你。」

「乜香港迪士尼都可以盪失路架咩？」

此時，音樂開始響起，城堡的燈光亦轉了成藍色，變成深海中的一顆明珠一樣。

過了一陣蠻激昂人心的音樂後，開始轉為動人音樂A whole new world.

如流星般的兩個煙花彈往左右兩邊滑過。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閃亮亮的煙花開始在城堡上方散開，如花一樣盛開。

A whole new world

With new horizons to pursue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五光十色的璀璨煙花在空中散放，伴著煙花過後的白煙，如煙如夢，讓人真的猶如置身在仙景一樣。

我終於明白，為何童話會那麼受歡迎。

因為，它有現實永遠給不到夢幻般的希望和勇氣。

「阿賢。」她仍抬頭目不暇給的望著煙花說。

「嗯？」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你有無咩夢想？」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我都唔知算唔算係一個夢想。」

Unbelievable sights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係咩？」

「我驚我講出黎，你會笑我啫。」

A whole new world

With new horizons to pursue

I'll chase them anywhere

「我唔會。」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一個髮形師。」

Unbelievable sights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但你而家？」

「讀書係為咗滿足屋企人。」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阿賢，應承我得唔得。」

「嗯？」

「去追尋自己嘅夢，做一個髮形師好無？唔理遇到咩困難。」

A whole new world

煙花表演在此時達至高潮，好像象徵光明和希望的白茫茫的煙花不斷在空中盛放，壯麗璀璨。

That's where we'll be

A thrilling chase

「我應承你，我會追夢。」我心裡暗暗在後面加了一句「為咗你。」

A wondrous place

For you and me

她微笑了，我也笑了。

那天的煙花真的很美，很浪漫。

我不喜歡煙花  
因為它璀璨，卻短暫。

## 第二十二章

陽光開始爬上了床和被褥上，溫暖得就似淋浴在暖暖的光中，

還不時傳來雀鳥的鳴叫聲，一陣寫意舒閒的感覺，充滿了懶洋洋的味道。

門外突然傳來敲門聲，有一把中午女人的聲音說：「賢仔啊，我地煮咗早餐啦，如果醒咗就出嚟食啦。」

「好嘅，姨媽。」我回答。

可是我仍然很睏，決定再睡一會，待會才出去。

結果這一睡，就直睡到中午。

我出房時，姨媽已在準備午飯了，有一份早餐留了在枱上，用食物罩網蓋好。

「姨媽，早晨。」我走到廚房說。

「都唔早啦，睇黎你訓得幾好啲。係呢，晏晝食長通粉啱唔啱？」她一面洗著長通粉，轉頭對我說。

「啱，不過我食唔到咁多，又早餐又午餐。」我笑說。

「哎呀，後生仔，食咁少邊有力架，大隻啲啦你。」

我笑著沒有回應，待了一會，見廚房沒有能幫忙的地方，就回到廳上。

此時，表弟從廁所出來，獨個兒走到沙發旁邊的書桌上溫書。

「溫書啊表弟？」

「唔通打機咩。」他轉個頭沒好氣對著我說。

他今年是中六生，剛剛經過會考，卻仍然那麼勤力。

或許是我太無聊，便走過去好奇一下他到底在溫什麼。

我趁他不為意，乘機在他的耳邊陰聲細氣的說：「表弟～」

他「哇！」了一聲，顯然被我嚇到，我卻在咯咯的笑過不停。

「無聊！」

門鐘忽然響起，姨媽趕緊從廚房出來開門，

才剛聽到開門聲，姨媽就對著外面的人說：「阿茵，又嚟搵阿樂啊？」

一把爽朗的女聲從外面說：「係啊，姨姨。樂哥！我又有野要問你啦！」

「嘩，樂哥喎。」我不禁奸笑了起，用手肘推推他說。

「你好煩啊。」

關門後，玄關前站在一個扎著馬尾，五官精緻、穿著藍白色校裙的青春女生在脫鞋子，動作蠻優美。

她是那種讓一看人就感覺很甜美的女孩，我想，她在學校一定是追求者無數。

「咦，今日仲要返學嘅？」姨媽問。

「係啊，暑假補課嘛。」她笑著回答。

我看一看表弟，他依然顧著溫書，沒有理會她。

「乜你唔應人架？」我說。

「關你咩事.....」

她此時望進廳內，才發現她的阿樂在低頭溫書，而且還多了一個陌生人.....？

「你好。」我點點頭說。

她也呆呆的點點頭，眼神卻一直盯著我看。

啊.....是不是我未洗臉被發現了？

「阿茵啊，佢係阿樂表哥，叫阿賢。會係到住一排。」

「住一排？點解嘅？」她問。

這個女孩.....

「佢有病啊。」一直沉默的表弟終於開口。

「無啊，住得城市耐，想去啲遠離市區嘅休息下之嘛。」

「喔.....哩度的確幾好環境架。」

她的眼神依然沒有離開我。

「我.....我塊臉有野？」

「唔係啊。」她搖搖頭。

「咁你做咩係咁望住我？」我笑問。

「嗯——想望咪望囉。」

這個也是答案？現在的女生思想果然夠超凡脫俗。

「咁我唔阻你地。」我轉身回房。

後來我得知，阿茵是住在我們樓上的中五女生（姨媽的家是村屋），

雖然跟阿樂不同校，不過由於自小是鄰居的關係，

許多時候都會下來這裡玩，而且遇到不明白的問題也常來請教阿樂。

我跟這個中五女生本來沒什麼交集，她每次下來找表弟，我都會入房不阻擾他們。

這天剛好她下樓扔垃圾時，遇上上天台的我。

「咦？扔垃圾啊？」根據人際關係法則，對著他人講廢話是必要的。

「係啊，你上天台？」

「嗯，聽講係哩度睇星星好清好靚。」

「係架……我都有啲想睇，我一陣都上嚟先。」

「喔，好啊。」

我上到天台，躺上其中一張沙灘椅，這天台共有四張，好像都是大家合湊買的，公用設施。

「嘩，真係睇到好多星。」

遼闊廣大的黑邃星空，正閃著幾十顆亮麗的星星。

「而家都未算最多。」她已經扔完垃圾。

她走在我身旁的另一張椅子坐下，然後伸伸懶腰的說：「啊～坐係到真係好舒服。」

「坐係到睇星的確好舒服，當望住咁大片星空，就會覺得人好渺小，仲煩緊啲雞毛蒜皮嘅事，而且望住咁靚既星空，好快忘記唔開心嘅野。」

「你好多唔開心野咩？」她轉頭過來問。

我沒有答她。

「我終諗起，你似邊個。」我忽然說。

「邊個？」

「朱茵。根本就係年輕版。」

她笑了一笑說：「都有人咁講過。」

「你係學校係咪好多人中意架？」

「唔係啊，做咩咁問嘅。」

「我覺得係。」

「係有啲人追過下咁囉……」

「係有啲人追過下咁囉……巴閉啲朱茵。」我學著她的語氣說。

「唔係架，我都唔知點……」

「唔中意佢地？」

她點點頭。

「一個都唔中意？」

她點頭點得更大力。

「未拍過拖？」我真心覺得好笑，這個年代還會這樣嗎？都中五了。

「呃……初中試過同女仔囉，不如果啲係玩玩下，我唔係真係咁。」她忙著解釋。

「你未試過中意人咩？」

「好似好耐以前有過下。」

「係咪鄉村地區，啲民風都純樸D？」我笑說。

「係掛，有時啲男仔會好認真咁同我講，好中意我，好掛住我。哩個時候，我就唔識應。」

雖然聽起來的內容好像是炫耀，不過我更覺得，她是真的不懂怎樣回應。

「賢哥哥，你有無拍過拖？」

「啊……」

「佢地成日話嘅，好掛住一個人到底係咩感覺？」



想念一個人，是靈魂被撕裂的感覺。

## 第二十三章

「掛住一個人，好似靈魂被撕裂嘅感覺。」

「唔明。」她的表情充滿著疑惑。

「如果他日你有好中意嘅人就會明。」我笑道。

「即係你有拍過拖啦？」

「無啊。」

「你講到好似好有經驗咁。」

「其實我扮老手，我未拍過。」

「實有嘅。」

「咁你都無啦。」

「我有啊，我同嗰個女仔咪係囉。」

我真的敗給她。

我沒有拍過拖，這是真的。

我考慮了一會，終於說：「曖昧就有，拍拖就真係無。」

她從躺著沙灘椅上變成坐起來，一副準備聽故事的樣子。

「中三嗰一年，同一個女仔幾近。」

「靚唔靚架？」

「咁耐.....不過我記得佢幾清純。」

「坐你隔離所以識？」

我點點頭，她嗤了一聲說：「個個都係咁，咁跟住呢？」

那一年，我升上了學校的精英班。

可是我並不高興。

因為我發現，

所謂的精英班，其實不過就是功利、自我、互相猜忌、競爭等名詞的合成物。

大家都只會顧著自己的成績。

沒有真心好友。

也沒有人情味。

除了她。

她叫善兒。

「同學，你咁樣訓得架咩？」我的耳朵傳來一把女聲。

「嗯？」我還是伏在桌上睡覺。

「我話，你再咁訓，成績就會跌出哩班。」

「跌出哩班？好啊.....唔洗再係度。」

她見我還是不起身，就沒有回應我。

我本以為也就這樣告一段落，可是我聽到筆袋中找筆的聲音。

然後.....然後我手臀感到一陣微濕的涼快和痕癢。

她用麥完筆在我的手臂上.....寫東西？

我終於起身，想看她究竟寫了什麼。

一個倒轉和微斜的笑臉公仔。

「有咩困難，笑住咁面對，先會堅持到落去。」她說。

每當我一睡覺，她就會在我的手臂上畫東畫西，有時是文字，有時單純是圖案。

有一次，我一醒來，整個手臂滿是五顏六色的字和樹木。

不知為何，她很喜歡樹木。

「哈哈，你紋身啊？」

我就這樣被人嘲笑。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畫？」我問她。

「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訓？」她反問。

從此，我們每當有說話想講，就畫在對方的手或手臂上。

好像變了留言板一樣。

「好眼訓。」

我寫在她的手背上，她繼續望著黑板專心聽書。

待老師講書停頓時，她就會寫回在我的手上。

「唔准訓。」

她是個真正對學習有興趣的人，成績永遠名列前茅。

可是，我發現才剛十五歲的她，課餘時間永遠在兼職上班，

所以班上朋友不多，而且在這個班上，也很難有真心朋友。

「你家景唔好啊？」

她苦笑有點點頭。

或許是被這個女孩激勵，又或許是終於有個同伴，

我開始也認真的對待學業，希望成績不要差她太遠。

「不如.....唔.....我地考試前一齊溫書，好無？」在期中考前，我對她說。

「好啊。」

當坐在圖書館，我們彼此都靠得很近時，我才發現，她還蠻漂亮的。

「溫書啦你」

她在我手上寫著。

「原來你都唔差。」

我寫回在她手上。

「唔差咩？」

「唔話你知。」然後又是一棵樹畫在我的手上。

「點解你咁中意畫樹嘅？」

「因為.....」

她說了一首她喜歡的詩，跟樹是有關的，但我忘記了。

但無論如何，我想，當時的我，是有一點點喜歡上她。

到了聖誕節，我還記得，那天天很冷，下著朦朧大雨，四周白茫茫一片，幾乎大得什麼都看不見。

我準備好一份禮物，想送給她。

可是她整個早上都不在座位上。

病了？

當我要負責去教員室，請班主任黃老師上來班房一同慶祝時，剛好碰到出來的她。

她整個眼睛都通紅。

「做咩啊你？做咩著便服？又唔返班房？」

「我要退學啦.....」她啞泣的說。

「點.....點解啊？」

「我.....算啦，無野啦。」

她轉身就走，我沒有追出去，問她什麼事，問她需不需要幫忙。

我只是呆了，站在原地久久的。

我那份禮物也從此沒有機會送出。

「咁蠢架你。」小茵罵道。

「當時，真係唔識反應嘛。」

「無打電話搵佢咩？」

「佢屋企電話轉咗。」

「嗯.....」她嗯了一會，又說：「但其實我唔係最想聽哩個。」她有點不懷的笑著。

「嗯？」

這我就不明白了。

「我想聽，你而家心裡面掛住嗰個。」

我的愣了一愣，然後說：「你又知我掛住邊個？」

「樂哥乜都同我講晒，你因為失戀先入黎。」

有咩困難，笑住咁面對，先會堅持到落去。

## 第二十四章

我心裡想著的那一個。

我很討厭妳，妳憑什麼隨意闖進別人的生命，又隨意的離開？

到底為什麼？

那晚，煙花表演過後，我們在車站乘車回家。

「好累啊，好眼訓。」小白揉著眼睛扁著嘴說。

我拍一拍自己的肩膀說：「出租，500蚊全程。」

她大力的打了我手掌一下笑著說：「比咗啦。」就把頭挨到我肩頭上。

我聞到她的淡淡的髮香味。

漸漸的，我也被濃濃的睡意侵襲而睡著了。

如果能讓我重新選擇一次，打死我也不會睡。

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下，

我的臉頰感覺到一種濕潤又柔軟的觸感。

好甜的觸感。

「拜拜。」

列車一直駛，直至駛到了尾站香港站，才有一個好心的女乘客叫醒我。

然後，我發覺她已經不在。

在她走了的半個月，我比之前的低落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日到晚把自己閉在房裡，將外界的聯絡完全斷絕。

母親看見這樣，希望我換個環境，把心情平復，就勸我先到姨媽家中住著一段時間。

姨媽的屋企名符其實的遠離煩囂，去市中心也要二十分鐘車程，

附近都是山林景秀、綠意盎然的美景，對著植物，人也容易平靜自己的心。

在這裡一住，就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

我平復了心情後，想老土一點，學《我的野蠻女友》裡面的男主角，將我和小白故事寫下，然後把這個故事分享出去。

「如果我要分享，應該去邊到好？」我問表弟。

「去緊係去高登啦，多人睇嘛。」他眼屑都沒有望我便說。

「喔……」

之後我想到高登開個帳號，卻發覺不能。

「點解開唔到既？」

「你無用isp email？」

「我有啊，但佢死網。」我指著電腦說。

最後唯有先放棄這個念頭，把文寫好才再作打算。

標題是很重要的，我想了很久之後決定：

《公園裡面，有個女仔嘔左落我到》

「哈哈哈哈！」表弟笑到快哭了，我有點無奈說：「你會唔會誇張左？」

「邊有名係咁架，咁噁心！」

「咁呢個真係第一次遇到時候發生架嘛。」

但他極力反對，表示這樣沒有人會看，我只好再改。

然後，想了良久的新名是：

《嗰晚，我一個人返屋企見到……》

《嗰晚，有條女訓咗係我隔離》

「頂，你真係唔識改名架？無眼睇你。」他搖搖頭的回去溫書，放棄了我。

結果，改名也宣告擱置，先打寫內文吧。

下筆時，我回想起從相遇到離開的一點一滴，時間雖短，但我們在一起的每刻都美好得很。



而回憶越是甜就是越傷人了

我想了一會，開始在鍵盤上敲打著：「曾經幻想過，會不會有一天在街上拯救可愛的無家可歸少女，然後帶她回家，兩個人永遠快快樂樂住在一起……」

我討厭你，但我更討厭自己，因為我根本討厭不了你。

## 第二十五章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寫故事，第二件事則是追夢。

「其實你同佢經歷又唔多，可以寫到幾多啫？」表弟對我說。

我反問：「乜要寫好多架咩？」

在我原來想法中，只是想將我們的事說出來就夠。

但寫故事對我而言也不是一件易事，暫時能寫到跟她相遇的經過，對我來說是蠻不錯了。

要組織很困難，要用文字表達也很困難。

可是最要命的是，你一邊回憶著跟她從前美好的回憶，

但現實是她已不在你身邊的殘酷，一甜一苦的強烈對比，讓人感到心好酸。

想起美好回憶，總是會讓人的心翻滾絞痛。

有許多次寫到她的時候，我都會有許多次忍不住流淚。

有幾多次，就有幾多次。

小白，妳為什麼要離開？

這是我想破頭也想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妳一定有原因的，對吧？

至於夢想，說實話，我也不知道如何實行，但最直接應該是到髮廊做吧？

我便在姨媽那區的市中心，到處找髮廊應徵。

「你黎應徵做助理髮型師（洗頭仔）？」

「係既。」我禮貌地回應。

「你之前有無做開？有無（幫客人）洗頭既經驗？」

「喔，我每日都有洗頭架。」我微笑回答。

他的臉色沉了一截。

「其實唔洗帶CV黎架.....噢，原來你讀緊大學？」

「係啊。」

「但你嚟見呢份工？」

「無錯。」

他再瞄一瞄我的履歷，我想大概是看到我的地址，就問：「你住係x x區？」

「係啊。」

「咁遠都黎見工？」

「係啊。」

「你係嚟玩野？」

「？」

我人生第一次在見工時被老闆沉著臉色轟出去。

回到姨媽家時，已經七時多，

我剛開完鐵門，準備上樓時，就聽到樓上單位的開門聲，

阿茵從上層走下來，見到我便說：「返黎啦？」

「係啊。」我笑說。

她從手中遞出一個粉紅色的盒子給我說：「我整多咗，比你啊，當係上次係天台搞到你唔開心嘅賠罪。」

說罷就塞進我的手中，轉身跑回上樓。

「唔洗喎。」我大叫。

「收左佢啦，唔好咁婆媽啦。」上樓的步腳聲伴著她的回答。

我把盒子拆開，裡面裝了一個草莓朱古力。

「阿茵比你？」我踏進門口後，表弟指著我手中的盒說。

「你又知嘅？」我邊脫鞋邊說。

「你地好大聲。」他說完就目無表情的回去溫書。

這個人.....

我望著手中的草莓朱古力，造型不算太精美，相信是第一次學整的。

希望真的不是有別的意思，我望著盒子想著。

可是事情永遠逆著人的意思發展。

阿茵她來姨媽家的次數，頻密過以前，

以前可能只是一個月一兩次，現在是每天也會來一次。

連姨媽也說：「阿茵今日又嚟啊？」

「係啊，姨姨，我又嚟問功課。」

雖然是這樣說，可是她每一次問不夠十五分鐘功課，就會走進我的房間，看我在幹什麼。

其實這段時間，我也只是躲在房間打文，

或是看一些介紹髮型的雜誌，

大部份都是日本的，看一下不同的造型，希望對將來有用。

「點解你要成日都睇日本女仔既？」

我哭笑不得的指著封面女生的頭髮說：「我係睇佢地嘅髮型啊。」

「你唔係搵阿樂溫書架咩？」

「溫完啦。」

「咁溫完仲係度既？」

「咁可以係度玩下架嘛。」

「搵阿樂囉。」

「佢溫書啊。」

「我都無野同你玩。」

「咁我係度睇你睇書。」

我不是傻的，她的意思我怎會不明白。

可是，我不明白，我到底什麼地方吸引到這個小女孩。

奇怪。

而且，我愈來愈感覺到，阿樂對我的態度不同了。

雖說平時他對我的態度也不算好，囂張跋扈得很，

但實際要他幫什麼，他還是會幫到底。

現在，他看我跟看殺父仇人沒兩樣。

我有問過，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他說沒有。

「咁點解你近排好似好憎我咁？」

「無。」

唉，一個已經夠煩，還要兩個。

而事件發展下去，我終於了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中意阿茵？」有一天，我忍不住問他。

他在溫習簿上本來疾筆書寫的手突然停下，楞住了，過後才說：「無啊。」

「咁你深夜咁有感情唱嗰啲情歌，唔通係對住我唱？」

表弟經常會深夜時分，在自己房間一個人彈著結他唱歌，而我最深刻印象的一次，是我經過他房間時，他正在唱周杰倫的蒲公英的約定。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清晰 打過勾的我相信  
說好要一起旅行 是妳如今 唯一堅持的任性

一起長大的約定 那樣真心 與妳聊不完的曾經  
而我已經分不清 妳是友情 還是錯過的愛情

我說深刻，不是因為半夜時分還有人在唱歌，而是他的感情。

他唱這首歌時的感情，必然對這首歌很深刻的體會，

才能夠流露出來的真情。

這是動人的歌聲。

「咁.....如果我真係做咗髮型師，妳可唔可以應承返我？」

那一晚在迪士尼，在煙花完了過後，當時人群還未散，我們站在睡公主城堡前，我問小白。

「嗯？」

「比我幫妳剪一次頭髮，我想剪平陰。」

她笑了起來，好奇地問道：「點解係平陰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妳剪平陰會更加可愛。」我望著她說。

「如果唔收錢，嗯.....我都會考慮下嘅，哈哈.....」她裝作鬼馬的表情說。

笑聲還仿佛現在仍在我耳邊迴盪著。

*而我已經分不清 妳是友情 還是錯過的愛情*

## 第二十六章

我只能說，他們的事很麻煩！很麻煩！

煩死人。

自從我得知表弟的心意，我更加刻意的拉開跟阿茵的距離。

可是我退一步，她進兩步。

「不如我地去踩單車啊？」阿茵對著我說。

「好啊.....阿樂都去啦。」我轉頭對表弟說，故意避開她的目光。

他依然低頭的望著書本。

「我唔去啦，溫書。」

「去啦，你日日溫書會死人，去當輕鬆下囉。」

最終在半強迫的情況下，我把他也一拼拉去踩單車。

那天的陽光很耀眼，萬里無雲，確實是去踏單車的好日子。

租好車後，我們便開始起行。

不知是刻意還是無意，表弟自己載上耳筒聽歌，駕得慢慢的，遠遠落後在我們後面。

又剩下我和阿茵。

「其實點解你會咁中意嗰個女仔嘅？」駛在河邊時，阿茵突然問。

「感覺，當然佢本身已經好好，同佢一齊，就會有熟悉同好舒服嘅感覺。」

「喔.....佢好靚？」

「好靚。」我笑著回答。

「你會唔會忘記唔到佢架？」

我沒有應她，踏到一半，她說那邊的海景很漂亮，我們就停下來。

把單車泊好，我們坐在海邊的欄杆，

望著碧藍海水的波浪，微微海風從左面吹來，讓人身心都很舒暢。

「其實我有咩咁吸引妳？」我早已想問這個問題很久了，

現在這個環境是一個好時機，人比較容易打開心窗，我便乘機問她。

如果是我猜錯，那還好。

她想了想，然後回答：「其實我鍾意比我大概哥哥，一開頭只係覺得好奇，無乜野。

但後來由樂哥口中得知，你好鍾意一個女仔，甚至鍾意到要入到黎哩度。

我就覺得，你好蠢但好專情。開始好代入你既故事，有啲感受到你嘅感覺。」

她望著海，又繼續說：「專情嘅男仔好吸引。」

「好多追我嘅人都話好鍾意我，但其實我知道佢地好多時根本都係漁翁撒網，一次過追好多個女仔，同佢地曖昧，希望搵到一個上釣。」她說。

「所以你唔同。」

我默默的在細聽，她說畢後，我們沉默了數分鐘。

終於我開口對她說：「你頭先咪問我問題嘅？」

「喔？」

「我唔會忘記佢。」

「雖然佢成日忽然消失左，雖然佢乜都無留低過，

但我唔知點解，會好自然會幫佢諗理由，相信佢咁做係有原因。」

我續說：「當我望住呢個咁靚既景，我第一時間諗嘅係，

好想坐係我身邊既就係佢，好想同佢分享份喜悅。

所以我知道，我好鍾意佢，唔會忘記佢。」

「喔……」她低著頭說。

「對唔住啊。」

「唔洗道歉架……」

「其實妳咁好，應該搵個更好嘅。」

「噃，講好說話係無用架。」



「唔係啊，我講真架。所以妳應該留意下身邊既人，有無啲咁好嘅人，而且又對妳好好。」

「邊有咁嘅人啊。」她說完一聲就轉身走向車上。

「有嘅，係妳唔知啫。」我低聲的說。

這時，剛好在後面一直落後的表弟終於追了上來。

「或者根本係嗰個人太蠢。」

我們踩到下午，晚霞夕陽時，整片天空都被染上一大片豔橙和深紅，不得不驚嘆大自然的美景。

真的很美。

小白，你現在又在哪裡？

你也在一同賞看這片天空嗎？

晚上我們去了吃火鍋。

當他們看著我把一隻生雞蛋打進碗中，再倒一點鼓油下去攪勻時，他們都呆住了。

「你做咩？」小茵的眼神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樣驚訝。

「落蛋囉。」我不明白她這樣問題是什麼意思。

「你咁樣點整熟隻蛋？」表弟問。

我笑了出來說：「整咩熟佢，一陣黎緊點食物食架。」

「你地又見過人咁做咩？」我又問。

他們一起搖搖頭，好像一對搖頭公仔。

「咁你地真係唔識食。」

「但生架啲？」

「就係生先好食。」

他們開始裝出一副討厭噁心的樣子，還在假裝竊竊私語地諷刺我。

「佢係咪地球人？」

「好鬼噁心，你睇，嗰蛋白好似鼻涕。」

「我地都係唔好坐咁埋。」

「咩品味黎。」

「好痴線。」

「嘩，你睇佢真係食落口架。」

你一句，我一句的。

他們仿似唱雙簧的，把我貶得我應該馬上找柱子撼頭而死，否則就是有虧我祖先、對不起父母、辜負祖國一樣。

我突然好體會到屈原那種世溷濁而莫餘知兮的感覺。

這個世代已經邪惡變污了，只有我一人還是清流的悲涼。

噢，屈原，原來你是這麼痛苦的，今天我總算明白。

但在嬉笑中，我也暗中鬆了一口氣，阿茵比我想像中更大方，沒太大介懷和尷尬。

這晚上，我們聊得很歡樂，這一頓火鍋也吃得很溫馨，我在心中默默的許了個願。

「祝妳找到妳的幸福，阿茵。」

祝妳找到妳的幸福，阿茵。

## 第二十七章

當我心情回復得七七八八時，我想也就是時候離開這裡。

「你平復返未啊？」母親隔著電話問道。

「嗯，幾好。」我躺在床上懶洋洋的說。

「幾好就返黎啦，你估你住咁耐真係唔會阻住晒咩！」

「唔會啊，佢地好似好想我住耐啲。」

「人地客氣說話你當真！」

母親真不明白，我說的是真啦。

在母親未打電話來之前，我已經說過我差不多該回家，

阿茵的反應是大叫出來：「吓！咁快？」

連平日每天咒罵我一千次「怎麼還不滾回家」的表弟也開口說了句：「其實你都唔洗咁快走，可以住多一排。」

當母親也打電話來催了，我想也是時候。

我來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當然要走啊。

而且，我又不是去外國，這裡是香港，一個細小的城市，我隨時也能過來。

我這樣向他們解釋，他們也接受了，並約好過一陣子就要回來這裡探望他們。

最不捨得是阿茵，雖然我不明白有什麼離別的傷感，我再重申，這裡是香港！沒有時差的，也不用坐飛機。

可是她還是堅持，走前的一晚，大家要喝過痛快！

「咪住先，乜妳夠十八歲啦咩？」我問。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好殺風景啊。」

是我的問題？

最後還是決定了要飲過痛快，我們到離姨媽家十分鐘路程，

穿過一個小小的叢林，經過一大群岩石塊，再走過一點的一個小型沙灘裡。

說實話，我是一個膚淺的人，酒我就真的不太懂欣賞，隨便他們扮大人吧，

我自己喜歡飲凍忌廉。

「你係咪傻架，黎到飲忌廉，拎開！飲酒！」

說罷阿茵把我手中的忌廉拿走，換了樽酒。

噢，我心愛的忌廉！

不過偶然一起飲酒聊天，是不錯啦。

尤其是坐在軟軟的細沙上，閃爍的星空，還有舒服的海浪聲，寫意至極。

很美的一晚，也可能因為飲了酒，大家盡情放開胸懷地說話。

趁阿茵不在意，我拍一拍表弟，

細聲的對他說：「如果真係中意人，就主動啦，扮cool無人知你諗乜架。」

「唔係將來一定後悔。」我又補了句。

表弟是不是醉了？平時酷酷的他竟然順著我的意思點點頭，我猜他大概已七分醉。

但我原意並不是叫他現在馬上立即表白，

不知怎地，是他聽錯還是理解錯，總之他大膽得想現在就想跟阿茵表白，而且還在我面前？

「茵。」

「嗯？」其實當時阿茵當時已經醉了。

「我……」

「嗯？」

「我想講，自從中四之後……我鍾……」

「嗯？」

「痴線！點解可以咁重架！食咁大架？」

我一邊背著阿茵，一邊抬著表弟，一步一驚心的把兩個醉君送回家。

十分鐘的路程，好像走了三個小時長。

而且，我還要不停向阿茵的家人道歉，被她爸爸用強烈質疑的目光望著我時，望得我心生愧疚，像是真的對他的女兒做了不軌的事。

「對唔住啊，伯父，以後唔會架啦.....」

「仲有以後！？」

我開始質疑，這酒會不是為了送別我才搞的嗎？為什麼受苦的是我？

什麼？表白的下文？

我可以用一個冷笑話回答你。

從前有一個太監。

下面呢？

下面沒有了。

是的，因為他們已醉得開始說外星話，受於本人知識水平有限，我一句都聽不懂，除非你說你會翻譯。

可是，住在這裡真的很開心。

再見了。

他們還醉得大睡時，我便收拾好行裝，準備離開。

剛踏出門口時，我突然感覺到。

「頂.....原來真係會有啲離別嘅傷感。」

## 第二十八章

我坐在咖啡店門口旁邊位子，那個位置靠近玻璃窗，可以細看街道上行人匆匆而過，也可以觀察櫃檯的服務員在不停的忙著為客人下訂單。

側枱坐了幾個來溫習的學生，他們擺得一整枱都是筆記，咖啡擺在一旁，然後就忙我的在溫書。

也有些客人是比較休閒，坐在我前左方的，六七十歲，穿著白色Polo shirt，一副退休人士的樣子，就坐那裡看著報紙。

這間咖啡店面積不是很大，一眼便能望畢全場，是蠻小型的咖啡店。

我沒有特別喜歡咖啡，因為每次喝的時候，過後都會胃痛，所以我想了良久，

然後我用最喜愛的Uni-ball Signo DX 0.38藍色原子筆在一張小白紙寫上幾隻字，就起身去排隊。

「啊？」

.....

我回到市區後，劉華明過了不久日子，便把我約出來。

「你想送野畀佢啫，點解要黎黃埔？」

「佢上次睇中咗隻公仔，其實我已經得閒嚟玩，但都仲差啲，諗住搵你嚟，會賺得快啲。」

「你唔係要我同你去冒險樂園玩啊？」

他點點頭，我馬上想轉身走，他趕緊捉住我的手。

「唔好掛，兩個大男人走去冒險樂園玩，成何體統！」我說。

「唔該你啊，如果可以我想今日就送比佢。」

我好後悔誤交了這個損友。

不過在這裡，好像找到一點以前的感覺。

「等輸啦你。」

「睇下點。」我說。

我極度集中注意力在他的左手上，

劉華明左手按著小圓盤著擋在右手前面，準備開球。

3 · 2 · 1 · GO !

他右手立即快得肉眼也看不到動作，只聽到「咁」的一聲巨響，圓盤馬上急速的向我飛過來，我緊握小圓章型的球拍，靜待時機，當它快要衝入我的本陣時，我迅時往右大力一揮！它頓時往反方向箭一樣的飛去。劉華明右手馬上護駕，可是慢了一點點！

「咁咧」入球了。

「好野啊。」

我們就在玩氣墊球上戰過痛快。

「你地點？」我把球打回去後說。

「咩？」

「唔係話，佢好掛住佢男朋友咩？」

就是那個年紀輕輕就事業有成又靚仔的那個。

「佢好似好耐都無提過。但我相信佢心裡面仲好掛住佢。」

「你咁好都仲掛住前男友？」

「好似話浩軒對佢好好，差不過好似幾花心。」

「邊個係浩軒？」怎麼無端端出了一個不認識的人名？

「浩軒咪佢前男朋友囉。」他一臉理所當然的說。

我怎知道啊？

不過氣墊球是沒有獎票的，玩了一會，我們便去了玩其他的。

之後，我們幾乎把冒險樂園所有設施都玩了一遍，除了波波池一些年齡有限的設施，玩了一整個下午，終於夠數換Chloe想要的公仔。

「今日多謝你，好彩有你咋。佢一陣見到一定好開心。」

「一陣？」

「係啊，我約咗佢嚟哩度睇戲。」

他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打完齋唔要和尚」。

他抱著那個熊公仔，笑著的在戲院門前對我說再見，我也回頭笑著給他舉了中指。

我發誓，以後都不會再幫劉華明！

時間還早，我只好黃埔附近到處逛逛，消遣一下時間。

當我走到咖啡店時，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剛走出來，互相笑著說：「嘩，果個整咖啡嘅女仔真係靚到死，佢仲對住我笑，你見唔見到？」

「傻啦你，人地係對住我笑啊。」

「喂我地下次再嚟哩度囉？」

有多漂亮啊？

我無聊好奇的望入咖啡店，想一窺那個他們說得很漂亮的女生是哪一個。

然後，我心跳極度的加速。

我平伏著我的情緒，慢慢推門入咖啡店，看到門口有個位置便坐下。

這個位置靠近玻璃窗，可以細看街道上行人匆匆而過，也可以觀察櫃檯的服務員在不停的忙著為客人下訂單。

側枱坐了幾個來溫習的學生，他們擺得一整枱都是筆記，咖啡擺在一旁，然後就忙我的在溫書。

也有些客人是比較休閒，坐在我前左方的，六七十歲，穿著白色Polo shirt，一副退休人士的樣子，就坐那裡看著報紙。

這間咖啡店面積不是很大，一眼便能望畢全場，是蠻小型的咖啡店。

我沒有特別喜歡咖啡，因為每次喝的時候，過後都會胃痛，所以我想了好久，然後我用最喜愛的Uni-ball Signo DX 0.38藍色原子筆在一張小白紙寫上幾隻字，就起身去排隊。

那條人龍不算短的，我排了差不多十分鐘才到我。

「先生，請問想要啲咩？」

我遞上那張白紙，那個職員不解的，然後我指指她身邊的同事，示意把紙張交給她。

那個女孩被那職員拍了一下，轉頭問說：「做咩？」

接著她呆了的站在那裡。

我仿佛看到她的眼神充滿著興奮又有害怕，一種.....很複雜的感情。

那職員甩甩張白紙，她楞完後，便接過後打開，看到上面寫著幾隻字。

「我想要，妳不要離我太遠。」



不要離我太遠，好嗎？

## 第二十九章

我完全能感受到後面人龍傳來極度讓人毛骨悚然的仇恨目光。

先生，你扮型，懶浪漫咁溝女都唔好阻鬼住晒後面啦。

我仿佛聽到後面的心聲。

「我等妳放工。」我隨意的點了一杯咖啡便回到剛才的位置。

坐在這個位置看小白工作，是一種享受。

可是，小白不知道是不是被剛才的事嚇倒了，做事開始手忙腳亂，連續不小心的打翻數杯飲品。

她有時感到我的眼神，也不好意思的低頭轉過臉去。

啊，抱歉，其實我是看得笑了起來。

因為她太可愛了。

當你等待的事物就在前面，時間其實是很容易過去的。

不經不覺，等到十一時多，她終於下班了。

我站在門口等她收拾行裝然後出來。

她有點緊張的走過來。

「點解你.....會知道我係到嘅？」

「我唔知架，係我行行下，聽見有兩個男仔話入面有個好靚嘅女仔，

我一望先知你係入面。」

「喔.....」她眯著眼睛望著我說：「喔.....望女仔。」

「啊.....所以真係好有緣份.....咁都撞返。」我馬上轉移重點。

她聽到後，好像心情沉了下來，喃喃的說：「緣份.....？」

她的反應，怎麼好像在否定這一句？

我現在的腦海裡有無數個問號，有千萬條問題想問她。

我們走在咖啡店附近的一個碼頭，沿著海邊的這條路直行就是尖沙咀。

我又想起了我們在尖東漫步的那晚。

「小白.....曾經有一陌生人，因為佢無屋企返，

所以我帶咗佢返屋企，但之係無啦啦走咗，

無再搵我，妳.....知唔知點解？」

她只低著頭的走，沒有回答。

「我咁講，好似好怪.....因為我地本身識咗唔耐.....佢都唔係一定要搵我。」

「但當佢第一次粒聲唔出就咁走咗，我先發現，原來我係好驚。

好奇怪，我竟然會驚一個識左幾日既人，驚佢走咗。

好驚佢出咗咩事，好驚佢有咩困難。

好白痴.....我驚到一個人夜晚係街上面，四圍咁搵佢。」

她漸漸的轉頭看著我。

「而我，對佢原來係乜都唔知。

想搵佢嘅時候，唔知佢叫咩名，唔知佢嘅電話，

唔知佢有咩朋友，唔知佢係邊到返工，唔知佢邊到讀書，唔知佢屋企係邊。

我以為我地無所不談，但原來我一無所知。」

她的眼眶裡開始有淚水在翻滾。

「然後佢返咗黎，我當時好想問佢所有野。但佢好似唔想講住。

我以為有大把時間，可以慢慢問，所以唔緊要，只要佢返咗黎就好。

但佢又走左。」

「我先知，佢係專登走。」

「我可唔可以知點解？」

「我地.....其實係咪連朋友都唔係？」

「唔好走，好無.....？」

她終於忍不住眼淚崩塌的哭了。

請不要走 別在我面前走

## 第三十章

我回到家，洗了個冷水澡去冷靜自己。

沖完躺在床上時，回想起剛才發生過的事。

我行上前，借肩膀讓她靠著哭。

很快的，我的肩膀就感到溫溫的，我衣服被小白的淚沾濕了一大片。

我們就站在碼頭邊，她哭著，我則等著。

我很想抱著她，安慰她。

可是，我還是沒有這個勇氣抱緊她。

為什麼呢？

她只是一直哭著，卻努力不發出聲音。

我沒有問她為什麼哭。

哭泣時，最需要的不是問為何，而是陪伴吧？

不知哭了有很久，

她哭完後，只靜靜的依在我的肩膀上。

我們都沉默了。

直到她開口。

「阿賢，其實我地唔見仲好……」

我也忘了我們站了有多長時間，微微風繼續吹過，海水繼續拍打成浪花聲，側邊的路人繼續走著，只有我的時間停止了，只有我的心跳好像停頓了。

她的頭沒有再依靠我，而是緩緩的抬起頭，我還能看見她滿眼通紅的眼睛。

她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後退，然後走了。

我沒有挽留，只是楞了的站在原地，久久的。

好像中三那一年，我沒有挽留善兒一樣，這一次，我也沒有挽留小白。

我甚至連為什麼都沒有問。

坐在回家的地鐵上，四周的乘客都議論紛紛的望著我。

我才發現，原來我滿臉都是淚。

怎麼了？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滿腦海都是小白那一句。

「阿賢，其實我地唔見仲好……」

我在床上輾轉反側，心裡好像被一塊大石壓著，喘不過氣來。

心中不停猜想不同的可能性，

我開始後悔，為什麼我又任由一個女孩在我臉前走掉。

結果，我整夜失眠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馬上回到小白工作的咖啡店。

她沒有在店裡？

我的心涼了一片。

「我想問下，琴日我比咗張紙佢嗰個女仔，點解佢唔係到嘅？」我問昨天那個為我傳紙的職員。

「你話Cindy？佢返下晝三點架。」

Cindy，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小白的英文名字。

可能因為昨晚沒睡的關係，我竟然不知不覺間在咖啡店睡著了。

在夢中，我又看見機場、大道、櫻花。

小白站在路的一端。

跟小白來到我家的時候發的夢很相似。

我不知道有什麼含意，只知道睡醒的時候，有種全身脫力、頭重腳輕的感覺。

「嘩……好痛……」我捧著沉重的頭，果然我是不能捱夜的。

我看一看手錶，現在才十二時多。

小白還有兩小時多才上班，我決定到外面逛一逛。

當經過黃埔戲院門口時，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

一個還蠻自我的決定。

我決定不在咖啡店等小白，而是到戲院買了兩張電影票，然後把其中一張交到咖啡店的職員手上，托他交給小白。

我還寫下「不見不散」的留言在票上。

「對唔住，成日麻煩到你，你叫.....？」

我察覺由昨天開始便一直麻煩到她。

「唔洗客氣，我叫阿May，嗰張飛我會交低比佢架啦。」

「唔該你，阿May。」

我開始感到自己的決定很自私，隨意的買票，強逼她來。

如果她不來呢？

我沒想到這點。

之後的時間，我都在大眾書局和快餐店渡過。

奇怪是，昨天在店內還感到時間過得很快，今天我感覺過了半小時，看錶，原來才五分鐘左右。

在到處逛的時間，我曾多次想回到咖啡店，可是又覺得，我已經這樣做，回到店內只會破壞一切。

就這樣，我等到了十一時多。

十一時二十五分，戲就會正式開始。

小白是放十一時十分的，如果她來的話，現在應該到了。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我看著分針慢慢步向二十分，我的心也開始緊張起來。

不會來嗎？

二十一分，我的心情愈來愈焦急，開始在門口不停踱步。

小白，妳真的不會來嗎？

二十二分。

看來她是不會到了。

我實在太自我，一意孤行的買票，強迫人來。還不想想，人家在前一晚，還說不如不見。

正當我的腦海滿是悔氣說話時，遠方卻有一個女孩急步衝過來我身邊，還一手的拉著我往戲院裡跑。

她邊跑邊喘著氣說：

「對.....對唔住啊，係咪遲咗啦.....我十一點三收工嗰時已經即刻衝過黎架啦！」

「你做乜要人拖？跑啦！」小白說。

我的確是呆住了，前一刻我才灰心失意，

下一秒卻被原以為不會出現的她拉著我跑！

她確實來了！

慢著.....她說她十一點三下班？

「下.....十一點三？妳唔係收十一點二咩？」我感到奇怪地問。

「琴日無乜人，你又係到度等，我先至提早少少走.....」

我真笨！

好不容易跑到戲院，職員看到我們匆忙得好像後面有一群喪屍追著的樣子，一邊笑著一邊幫我們撕票。

「左手邊一號院。」他指著說。

我們終於坐上了座位，幸好不是開始了很久。

「呼.....都唔係太遲啫。」我說。

「你點知我想睇呢套嘅？」她望著我說。

「我直覺.....而且我自己都好想。」

這是真話，在之前我已經有看過它的廣告。

當站在電影院前，我就很想和她看這套電影。

「咁你直覺都唔錯啫，哈哈。」她笑著說。

不知為何，她好像心情很好，昨天的事仿佛沒有發生過一樣。

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電影的大概內容是講一個女孩因父母感情不和，

在父母決定離婚的壓力，和孤獨寂寞感纏繞下，

她決定和一個情況和她近似的男孩，一起到她爺爺山上的家中看閃爍的星空.....

小白看得很入神，我故意把手擋在她的眼前，她馬上嘩嘩大叫，差點想一口咬在我手上。  
好吧，還是專心看電影。

「小白.....妳要唔要紙巾？」

小白在整套電影中，由女主角父母因吵架而打破金魚缸時已開始眼泛淚光。

啊.....我是不是選錯電影了。

在故事的尾端，女主角收到她一直不見了的拼圖時，有句對白：

「雖然一切都會過去，但是，在放手之前，想要抓多緊，就抓多緊。」

小白她也輕聲的唸了一遍。

最後，男主角消失了，好像不曾在女主角生命出現過的，只剩下女主角.....

而電影亦以五月天的星空和幾米的手繪本作了一個結尾。

命運偷走如果 只留下結果

時間偷走初衷 只留下了苦衷

你來過 然後你走後 只留下星空

只留下星空

## 第三十一章

曲終人散，我們隨著人群離開戲院。

在從戲院的樓梯離開時，我問小白：「妳覺得點？」

「嗯？」

「套電影。」

「我覺得好舒服簡單，同埋.....我好羨慕女主角咁有勇氣。」

「妳好無勇氣咩？」我笑了。

她輕輕的苦笑一下。

我們之後去了七仔，當小白看到雪櫃的雪糕，她雙眼便發光，仿似在面前的，其實是鑽石。

「小姐.....妳啲口水就黎流到落地下。」

她瞪著我說：「邊有啲！」

她說什麼雪糕她都想吃，最終經過一番左思右想後，她買了雀巢的雪糕杯後，我們選擇到海逸酒店後面的海旁坐著。

這裡有不少人選擇在晚上跑步，也有些人這麼晚還在釣魚。

坐在這裡，能望到對岸港島的景色和絲絲燈火。

看著她一臉幸福的一口一口吃著雪糕，讓人很想捉弄她一下。

我咳一咳，清一清喉嚨然後說：「我好頸渴啊。」

她轉頭望著我說：「咁你頭先唔買野飲？我地返去買啦。」

「下咁遠。」我搖搖頭。

「咁你又話頸渴。」

「係啊。」

「咁行啦。」

「唔啦，咁遠。」

「咁你想.....飲海水？」

「妳就飲海水。」

她哈哈的笑了，再問：「咁想點啊。」

「如果.....有雪糕食，我或者唔會頸渴既。」

她怕得馬上把雪糕拿開遠遠的，生怕我搶了她的，然後說：「唔得，我架！」

「一啖啫。」

「我架。」

「一啖。」

「NOWAY！」

「好囉.....由我渴死囉。」我假裝生氣的叉著手說。

她扁著嘴的望一望雪糕然後：「一啖架咋.....」

她舀了一匙羹的雪糕遞了給我。

她這個樣子太可愛，我忍不住捉住她的手說：「我唔係要咁。」

就把那一口雪糕推回她嘴前，她也很乖，順勢的吃下了，好像本能一樣。

正當她想開口問：「點解.....」時，我已經靠上前，吻住了她。

我是要這樣吃。

當妳親我時，我就不渴。

甜絲絲的雪糕還未完全融化，親下去，嘴裡甜甜的，充滿著雪糕的味道。

她的嘴唇很柔軟，好像是全世界最柔軟的東西。

我能感受到她的溫熱、她甜甜的味道和她的錯愕。

她整個人愣住了，完全不能反應。

其實我也沒有親吻的經驗，

只單純輕輕的、溫和的吻她，

深怕大力一點也會弄破她一樣。

本來呆住了的她，慢慢的閉上了眼睛。

我也合上了雙眼。

小白，我喜歡妳。

時間靜止了，四周的聲音完全聽不見，聽見的，只有大家急速的呼吸聲。

這一刻，好像永恆一樣。

已經忘了，是誰先完結這一吻，

可是當我們慢慢張開眼睛，大家的臉都靠得很近，

小白雙頰緋紅、水溜溜的眼眸，

很深情的凝望著我時，

我確信，這是世上最美麗的女孩。

我的雙眼裡，尋找到美麗之最

的士停在漫黑無人的街道，小白她打開車門時，我問：

「真係唔洗我送妳上去？」

「真係唔洗，講左十萬次啦。」她笑說。

「好啦.....幾好啊，宜家妳終於有屋企返。」

她的表情像是說不，可是她口裡卻說：「嗯.....係啊。」

她突然又轉頭問：「你會唔會唔信我？」

「嗯？」

「你會唔會唔信我？」

不信什麼？

「唔信妳啲咩？」

「答左我先.....」

為何會問這麼古怪的問題？

「我唔會唔信妳啊。」

的士司機已經不停的從倒後鏡瞄過來。

「咁好啦，拜拜。」

「拜拜。」我笑說。

不知為何，看著她離開的背影，有一種很遠的距離感。

「先生.....先生！」司機喊著。

我又望著無人的街道，發呆了。

我和小白並沒有因為這一吻而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不敢有進一步的行動，她也沒有什麼表示，結果這樣愈久了，大家都好像當成沒有事發生過一樣。

有時，我也在懷疑，到底是不是，小白怕我會難堪，才不願在那時推開我。

可是，這樣的想法還蠻差勁的，把小白當成是一個隨意的人。

如果不喜歡，不會接吻的吧？

我們之間，好像又多了一項禁忌。

除了那次小白哭著說我們不如不見之外，這是另一件事，我們沒有再提起的。

「聖誕節.....妳洗唔洗返工？」

「嗯？」小白抬頭望著我。

「聖誕節妳有無假放？」

今天在咖啡店裡還蠻冷清的，客人寥寥無幾，我便乘著這空檔，上前跟小白聊天。

「有啊。」

「喔.....咁妳有無地方去？」

「做咩？」她帶著奸笑的表情望著我說：「想約我？」

「無啊，我想約阿May之嘛。」我托著頭開玩笑說。

「喔。」她低頭繼續工作。

「喂？」

「喂？」我在她面前不斷揮手。

「喂？」我繼續揮手，但她好像當我透明一樣。

「我講笑咋。」

「Sorry先生，阿May未返，請你等一等。」她裝出一副認真的樣子說。

噢，糟透了，我把她惹怒了。

得想方法補救才行。

「小姐。」

「咩事？」

「我想約阿May」

「都話佢未返！」她繼續目無表情的工作。

「我想搵佢。」

「佢未返！」

「我想約佢，搵佢教下路，睇下點先可以係聖誕節當日約到漂亮既Cindy小姐出街。」

她原本裝著嚴肅，也不禁笑了出來，

然後用溫柔的語氣罵我：「白痴仔。」

「咁即係得唔得？」我追問。

「咁要睇下佢，得唔得閒。」

「係啊？咁我都係約返阿May……」

她馬上瞪著我。

「……搵佢教多幾招，希望成功約到Cindy」

「哼。」

還是無效，我決定幼稚一點，弄無賴招數。

「小白。」

「嗯？」

「如果妳唔想聖誕節一齊過，就停止呼吸啦。」

「喂！」

「多謝晒妳！妳果然係想嘅！」我邊說邊命也不要似的跑出咖啡店，免得她再說什麼。

「好奸啊你！」她喊著。

我們之間的關係，有著不能說的禁忌。

## 第三十二章

第一步完成！

可是聖誕節要去哪裡，行程如何，買什麼禮物？

這些事才是最煩惱的。

我又不想去熱門的地點，例如尖沙咀，基本上在這些節日裡，那些地方只會是擠擁和擠擁。

唯有上網做一下資料搜集，我又沒什麼經驗。

聖誕節的好去處。

我才發現，原來香港真的沒什麼地方可去。

大多的建議，都是圍繞迪士尼，說那裡的氣氛很好，除了煙花，還會有人造雪，浪漫極了。

可是我們之前才去完啊。

再不然就是商場，說那一間的商場裝飾很好，值得一去。

商場，會不會隨便了一點。

比較不同的，是有人提議去白泥看日出。

啊.....的確是很好.....可是我又怕太遠市區會完全沒有聖誕氣氛。

我想破頭後，最後還是決定去太平山山頂看風景。

我想不出其他地方.....

此時，表弟寄了一封訊息給我，問我：「你覺得點先可以令一個人感動？」

不用審，那個人必定是阿茵。

我想，表弟是在集思廣益，徵求方法去向阿茵表白吧？

他終於出手。

想不到沉默的表弟也會到處求人方法。

「最緊要誠意，我覺得送首詩會係幾特別嘅方法。」我回覆他。

祝你成功啦，表弟。



之後要解決的，是禮物的問題。

禮物，又讓我苦惱了很久。

送什麼禮物才會覺得有心意？

買很貴重的？錢根本不是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我沒有。

買便宜的？物輕情意重？

小白喜歡什麼？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只知道她喜歡吃的.....

雪糕。

難道聖誕節禮物是食物.....？

我只怕我會變成食物.....

最終還是決定自制一份禮物。

做這份禮物還蠻花我心機和時間，不過幸好，趕在聖誕節前完成.....

到了聖誕節當晚，我們事前約好了在她家的樓下等她。

「妳死啦。」

「咩死啦？」

「妳引人死啦，可愛成咁。」

今晚小白戴了一頂白色的冷帽，

穿了黑色為主的厚外套配灰色裙子、黑色絲襪和雪靴，

整個形象只能說可愛到極致。

「口花花嘅人係最信唔過！」她笑著說。

「咁我地行囉？」

就在我們乘車去目的地時，卻接到一個電話，把原本的計劃打亂了。

「你媽咪係屋企暈左啊！」手機傳來老爸的聲音。

當我們趕到醫院時，母親正躺在病床上，臉色有一點蒼白，老爸側坐在她身邊聊著。

「媽！你無野嘛？做咩搞到入院？」我衝上床前問。

「醫生話佢耳水唔平衡啊。」老爸在一旁說。

「宜家好返好多啦。」母親說。

「點解無啦啦會耳水唔平衡？」

「仲睇緊，醫生都叫留院觀察多陣。」

「咁你就乖乖地抖下啦。」

「得啦.....後面嘅.....？」母親瞧著我身後的小白問。

「喔，佢叫.....」

「小白。」母親續說：「我記得架，之前上過嚟我地屋企。」

「係啊伯母，你好返啲未？」小白笑著走近病床。

「係仲有少少量咁囉，其他都好好。」

她們出奇意外的好聊，反而是我跟老爸被冷落了。

過了一會兒，母親忽然說：「你送人地返屋企先啦，都夜啦。」

老爸表示他陪母親就可以。

「咁你記得抖下啊。」叮囑完，我們就先走一步。

走出醫院，天氣冷得很，寒風颯颯，每一下都刺進骨裡。

冷得要命。

「對唔住啊，呢個.....唔係計劃之內，無諗住聖誕節要你係醫院過。」

「唔緊要啊，幾特別既聖誕節啊，哈哈，最緊要係你媽媽無事嘛。」她眨一眨眼說。

太體諒了！

「你好凍啊？」她看到我的手不停在發抖。

「著唔夠衫掛。」

小白就拖著我的右手，把我的手放入她外套的袋裡。

「宜家好啲未？」

小白手裡的體溫和袋裡的保溫，確實暖了好多。

「好好多。」我笑說。

「小白，妳好好。」

「係咩……」她細聲的說了這句：「你遲啲就會憎我架啦。」

細聲得我幾乎聽不到。

這一晚，我的身體很寒冷，我的心卻很溫暖。

## 第三十三章

我和小白的關係一直都很不正常，

我對她一無所知，

但不知為何，我卻一直能接受這樣的關係，

大概我心中覺得，只要有她在身邊，其實已經是奢侈。

這樣的關係很危險。

而因為一個機緣，把一切都打破了。

這一件事，甚至影響了劉華明他們.....

如果你們細心，應該會問，那份禮物呢？

是的，那份禮物呢？

我把它忘了

。

我完全想像不到，我竟然會忘了把禮物帶出來！

當小白送了一條頸巾給我，我卻只能兩手空空的.....

哈.....哈哈.....我送空氣比妳啊。

「對唔住啊，我下次會帶返比妳架。」

「唔緊要啊。」她笑著。

「我真係有準備架！」

「我知啊。」

我拿著頸巾望一望然後問：「我想問，係咪溫暖牌黎架？」

「唔知呢.....」

其實不用說，我也知道。

而就在數日後，我打算把禮物拿回給小白時，剛好遇到劉華明他們正拖著手逛街。

「咦？」「咦？」我們是同時發出疑問的。

因為巧遇，我感到有點驚喜。

「點解你係到既？」

「咁你地又點解係到？」

「我地黎睇戲囉。」

我是第一次見Chloe的真人，她真人比相中還更可愛一點。

「你好啊。」我向她招手。

「Hello.」她笑著回應。

「喂，咁你係到做咩？」

「我嚟比返份禮物人。」

「比人？比邊個啊？」劉華明開始用不懷好意的語氣地說：「你嗰個小白？」

「知又問。」

「係邊？不如一齊啊，反正我地仲有時間。」他轉頭對Chloe問：「好唔好？」

又不見你問我好不好？

Chloe點點說也好，我們就去了小白的咖啡店。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那天，我沒有去咖啡店，如果沒有遇上他們。

一切，會否不同？

「就係佢。」

「佢比想像中靚仔啲。」

「咁都有我一半嘅。」

「自大啦你。」

說罷她繼續回去工作。

現在是時候吧？

就在我準備從袋中拿出禮物，準備給小白驚喜的時候，後面忽然傳來一把聲音。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刻。

我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他說的每一個字和語氣。

「Cindy，我返左嚟啦。」一把雄厚的男聲。

一個穿著西裝、年輕卻帶有成熟穩重感覺的男子走進咖啡店裡，來到小白身旁，笑著問道：「有無掛住我？」

然後，他親暱的親了小白臉頰一下，在我的面前。

我的心臟好像停頓了。

「浩.....軒！？」這是Chloe的聲音。

浩.....軒？

Chloe的.....前男友？

我本來還在安慰自己，這會不會只是她的哥哥，還是好友而已？

看來真的不是。

「Chloe？好耐無見。」那男子，不，是浩軒笑著回答。

但Chloe的反應並不像他那樣，如此輕鬆，反而是慢慢的眼泛淚光，過了不到數秒就轉身跑了出咖啡店。

劉華明本來楞了楞，但也反應過來，追了出來。

真夠戲劇性的一幕。

我的腦海一片空白。

全身的血淚凝固了一樣，沒有流通的感覺。

氣管好似有東西在阻塞一樣，開始呼吸很困難，空氣仿佛變得很稀少。

我望著小白。

「你唔洗追出去？」小白只低著頭，沒有望我。

「唔洗啦，都過咗去，追出去只會令佢更傷心。」他還是輕鬆的回答。

終於，他意識到我望著小白的目光。

「你係.....？」

我的腦海一片混沌，完全什麼都想不到，只有急速的喘氣聲。

他見我沒有回答，就先自我介紹：「你好，你係.....Cindy朋友？」

「我係佢男朋友，我叫浩軒。」

男朋友。

這三隻字好似千千萬萬把利刃，狠狠的刺入我的心臟最深處。

「我係.....小...唔係，Cindy的**普通朋友**，我叫阿賢。」普通朋友四隻字，我說得特別用力，而且望著小白說。

可是她仍然是低著頭，沒有正視我。

「幾好喎，Cindy，又識到朋友。」他轉頭對小白說。

「我今日嚟，只係想比返啲野Cindy佢。不過，我諗佢宜家已經唔需要。」

我從袋中拿出一本簿。

一本我原來打算送給小白當聖誕禮物的簿。

我真的想不出該買什麼禮物，唯有自己親手做一份，

我把我們一起到過的所有地方，包括相遇的公園、背著她買菜的街市、一起兼職的書店、尖東海旁、玩遊戲的地鐵車箱、迪士尼公園、她工作的咖啡店、戲院、酒店背後的海邊.....還有我家的床，都重新再去一次，拍下照片曬出來，貼上簿內。

然後在每一個地方照片側旁，都寫上自己的感受。

### 【公園】

『妳記唔記得，我地第一次相遇嘅公園？  
我第一次見有女仔咁夜仲一個人係公園飲酒，  
當時，我係到諗應唔應過去勸妳  
我都好驚架  
好彩！最後我都去咗！  
先識到妳。  
好多謝哩個公園！  
哩一件係我一生中最美好嘅事』

### 【街市】

『我想講，其實靚女都有重量架！

何況背住一個人去買餅！？  
只不過，嗰次我都覺得好幸福  
因為其實妳唔算重  
因為，愛一個人，絕對唔會覺得佢係負擔  
因為，我好似中意咗你

### 【迪士尼】

嗰日記得你玩得好開心  
嗰晚煙花好靚  
但更靚嘅係你  
多謝你  
鼓勵我追尋自己嘅夢  
多謝你令我重捨勇氣

### 【咖啡店】

呢間咖啡店！  
令我地再次相遇！  
其實，妳認真做野時候嘅樣  
真係幾得意嘅。

### 【酒店後面的海旁】

我第一次錫妳嘅地方.....  
我好驚妳會一巴車過嚟  
但妳無  
唔知.....咁係代表啲咩.....？

### 【家中的床】

妳訓過嘅床.....  
唔知有無機會  
妳繼續訓係上面.....？

在簿的最後，我問了一句：「**妳能讓我更認識妳嗎？**」

妳能讓我更認識你嗎？

我想，現在妳已經給了我答案。

「我諗佢宜家已經唔需要。」

我在小白面前，大力的把簿一撕，再撕，再撕。

「我知道，點解妳要不停離開。」

「因為妳根本無愛過我。」



我轉身離開了咖啡店。

把手放開 不問一句 *Say goodbye*  
*goodbye .*

## 第三十四章

「你醒未啊？」劉華明坐在我的床邊問。

「起身啦。」

「喂！」

「頂你！」他終於按耐不住，一手揪起還躺著的我，捉著我的頸，推我去鏡前說：「你照下自己乜樣？」

鏡中的我雙眼滿是血絲、黑眼圈深色的很、臉上滿是密密麻麻的鬚根，跟一個癮君子沒兩樣。

「你真係鍾意人，就追佢返嚟，唔係自己一個匿埋係屋企就得，人地就會返嚟。」

「你都唔明！」我終於開口。

「係啊，我唔明，你最明！明到玩自閉，有屁用啊？」他大罵。

「佢根本都唔鍾意我！只不過係玩我！追，追條毛？人地只會笑我傻咋！」

我發洩的將枱面的東西全部推倒，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玩你，不過如果你真係鍾意人，你係咪都應該要幫下佢。」

他的語氣舒緩一點的說。

「幫乜。」

「浩軒都唔係好人，咪講過囉，佢好花心，之前玩完Chloe感情，而家又到你個小白。」

「佢即使同Chloe一齊既時候，都仍然有幾個女朋友，你就係由佢？」

對了，我記起其實好早以前，劉華明已經提過這個人，

在我病了進醫院時，他已說過Chloe忘不了一個花心的前男友。

「真係鍾意人，唔係由佢死嘛？」

我呆了一呆，卻口硬的說：「佢要死，邊個幫到佢。」

「你真係忍心先好，我都唔係好多時間理你，我自己都未搞得掂啊。」他起身準備走。

「Chloe.....點樣？」

我第一次見劉華明如此失落的樣子，完全不像平日嬉皮笑臉的他。

「佢話，佢好憎自己，但佢真係忘記唔到，話.....不如分手。」

說罷，他便走了。

我躺在床上，腦海一片混濁。

我該去告訴小白，浩軒花心的事實嗎？

可是，每當我想到他們在一起的畫面，我的心就很痛。

好像有一隻無形的利爪在撕裂一樣的感覺。

我又睡著了。

就這樣，渾渾噩噩的，又過了好幾天。

我始終沒有去找小白。

但是，時間過得愈長，頭腦開始冷靜下來，我開始感到有點不妥。

腦海中，愈多愈多想法。

會不會，小白其實是有原因的？

其實還有許多事情未清楚。

唉，我不知道。

好像在自己欺騙自己一樣。

明明她不愛自己的事實放在眼前。

「我表咗白啦。」我突然收到表弟的訊息。

「點樣？」

「佢話一時間，好難接受由青梅竹馬變成情人。」

失敗了。

其實我也失敗了，不過表弟還是需要安慰的，

就在我打「唔好咁傷心。」打算寄出去時，

又收到他另一封訊息。

「不過佢話，可以慢慢試，由約會開始。」

「wow!!! 恭喜你！加油啊！」

「多謝」

第一次收到他的笑容。

「係咪照左我教你嘅方法啊？」

「有啊，我作左首歌，自彈自唱比佢唱，加埋送詩，不過詩我唔識作，唯有上網搵首暗戀既詩比佢。」

「咁佢鍾唔鍾意。」

「嗯嗯。」

「邊首詩咁勁，sd黎睇下。」

「今夕何夕兮，擘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當我看這首詩時，第一反應是：不是女生跟王子說愛你嗎？他用來向阿茵表白？

不過想著想著，又沒差，反正文學很自由。

慢著！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妳.....中唔中意方禮賢呢個人？」

她望著對面車窗，我們的倒像，緩緩道出：「山上面有樹木，樹木上面有樹枝。」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我愛你，但你知道。

## 第三十五章

我衝到咖啡店。

看見阿May一個人在收銀處，我便過去問：「小白呢？」

「小白？」她用有點厭棄的眼神望著我。

「對唔住，Cindy呢？」

「佢唔係度。」她沒有再望我。

「佢係邊？咁會唔會返黎。」

「我唔清楚啫。」

「唔該你啊，我有急事搵佢。」我喘著氣說。

「搵佢做咩，又整喊佢？」

「整喊佢.....？幾時？」我怎麼聽不懂的。

她沒有回應我。

「唔該你啊，可唔可以講比我聽咩事，求下你！」我用幾乎哀求的語氣說。

「得啦得啦得啦！唔洗再好似拜我咁樣。」

之後，她說了當日我走了之後的事：

「Cindy，佢係？」浩軒望著小白說。

小白只低頭望著遍地撕成碎片的紙張。

「不如你走先。」小白開口說，口中沒有任何語氣和情感。

「Cindy？」

「你走先，對唔住。」

他吸了口氣，然後說：「好啦，咁你有事再打比我。」

說完就走了。

之後，小白跪了在地上，大聲的哭了起來。

驚動現場的客人，許多人都轉頭望過來，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時，阿May走過來想勸小白平復情緒，因為許多客人已好奇發生什麼事。

「Cindy.....」

可是小白還是繼續的哭著，眼淚不停的一滴一滴落在地上。

她開始一邊哭著一邊收拾地面上，每一塊被我撕碎的紙張。

「我幫妳啊。」阿May看到她這個樣子，不禁動起手來幫助她。

可是小白說：「唔洗！我想.....我想我自己黎。」

她就慢慢的，跪在地上，把一塊一塊的紙張收拾好，

再把它們整理和放好，好像對待自己最珍貴的寶物一樣.....

「我唔知你地咩事，都唔想知，雖然識左Cindy唔耐，

但我深信，小白係一個真心對人嘅人，希望你唔好再亂咁傷害佢。」阿May嚴肅的說。

聽著這裡，我的心好痛。

怎麼我以為只有自己才是受害者？

原來小白也受傷的！

但我確信了一樣事情，小白是喜歡我的。

可是她怎麼會跟浩軒在一樣？

「多謝你啊，阿May，你鬧得我好啱。」我轉身便打算走，想去小白的家等她。

「喂！」阿May卻大聲喝住我。

「做咩？」我回頭問。

「佢地應該走咗啦。」

「走咗？咩走咗？」我不明白。

「小白已經請咗假，我聽講佢地去日本旅行，而家應該差唔多去機場。」

「日本！？」我大驚得叫了出來，全場立即注視著我。

「對唔住。」我對住店內道歉，然後急忙問阿May說：「日本？點解無啦啦去日本？」

「聽講好似話係浩軒提議，佢見小白心情咁唔好，

就提議不如去旅行散心，本身小白話唔好，但佢先斬後奏咁買左機票，最終唯有應承佢。」

「咁幾點機？」

「好似話十點。」

我望一望手錶，現在已經六點多！

「知唔知去邊？邊班機？」

「我點知啊？」

「唔該你！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佢！」我再一次求她。

她見我哀求的態度，心裡好像軟化下來，就說：「好啦。」

「唔該你！」我馬上抄下了我的電話給她。

「如果你問到，唔係，請你一定要問到！就sd去呢個電話，拜託你！」

說罷，我便衝了出咖啡店！

現在是回家收拾行李再趕去機場！

小白！我不會放棄你的！

是我太愚蠢，當日你跟我說的話，我不懂你的感情。

是我太忘情，當日的你跟我一吻，我忘了你的深情。

是我太自私，當日只顧著自己，我沒有考慮你的感受。

如果我們相愛，我就不會放手！

不知道什麼原因，妳會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絕對會把你追回來的！

等我。

*不用再多說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又再一次和你分離

## 第三十六章

「你將來點？」善兒在我的手中寫下這句。

我又在她手臀回問「你？」

「入大學。搵好工」她寫完之後，又再加多一句。

「係咪好無大志？」

「唔係。好成熟」

「咁你？」

「未諗到」

我們坐在圖書館內，你一句我一句的在對方的手互相寫著，

雖然我們不是戀人，可是在任何人眼裡，我們都比戀人更像熱戀中。

小息時，我們落到學校的飯堂裡，

她陪著我吃燒賣時，忽然問道：「喂，你聖誕節有無諗住送禮物.....比我？」

「禮物？咁老套？」

「聖誕節都無禮物？」

「嗯.....朱古力？」我想了一想。

女生都應該喜歡朱古力吧？

「朱古力.....如果唔當聖誕禮物都幾好嘅。」她托著頭望著我說。

我用竹簽串著最後一粒燒賣，不停打轉以沾更多的醬油。

「芭比？」

「你當我幾歲啊？」她瞪我一眼。

「咁不如我綁住自己送比你？」我逗著她說。

「邊個要你！」她笑著的推開我。

「如果份禮物係關於兩個人之間既回憶，一定係份好禮物。」她說。

我記下了她這句，可是在當年的聖誕節，我沒有送這類禮物給她。

只是買了一個小熊的公仔。

我想，將來待我們回憶多一點時，再送這一份回憶禮物吧。

到了聖誕節當日，善兒久久未出現，

「你做咩咁耐都未返」沒有了她的手可寫，我百無聊賴的寫在自己手臀上。

最後，在校務處外最後一次見善兒後，我這份回憶的禮物便一直都沒有機會送給她。

結果這份禮物，留了給小白。

又被我親自撕碎了。

善兒走了，但小白，我不想讓你走。

我望著窗外的白茫茫雲層，心中默想著。

列車高速的駛去，把窗外的厚雲漸漸的拋離遠去。

灰色的座位、白色的燈光，咖啡色的地板，還有坐在我對面座位的小白和浩軒。

不知是否因我在場，浩軒總是有意無意，跟小白裝作很親暱。

或許他們根本就很親暱。

「Cindy，飲唔飲啖水？」他遞上一枝水給她。

小白搖搖頭，

「嚟啦，你一陣會頸渴。」

在他半推半就之下，小白喝了一口。

然後他接過小白飲完水樽後，又喝了一口，還有帶點奸詐的目光望過來。

我轉頭望回窗外的風景。

「幾大膽啊，跟到嚟日本。」他帶點諷刺的語氣說：「不過唔知係大膽定無腦。」

「軒！」小白瞪著他。

「噢，sorry。」

大膽？我也承認我是衝動了點。

從匆匆忙忙的趕回家，收搭好行李，

就頭也不回的衝去機場，在車途中收到阿May的訊息，有關航班和地點的事。

他們是去關西。

「關西國際機場？」我問。

「應該去京都。」

然後我問了一個很無腦的問題，讓阿May差點不想回覆我。

「京都？咁點解去關西機場？」

「.....京都.....無國際機場。」

原諒我未曾去過日本。

說實話，如果我不趕上他們的航班，而又飛了去日本，一個人人生路不熟，又不懂日文，可以怎樣？

怎麼辦？

我真的沒有考慮太多。

幸好，我趕得上他們的航班，飛機剛好還有空位。

不過！！

我必須要說！

價錢卻貴得驚人！完全沒有折扣，

是那種你老媽知道了會一巴攞過來，

然後大罵：「我做咩當年鬼掩眼唔揀舊叉燒，生左你咁嘅敗家仔」的價格。

我這些窮學生，是用銀行一直存下來的錢支付，

我猜，單是來回機票錢已經幾乎把戶口數字歸零。

我很深深的感受到，我的心在滴血.....還有錢包。

天啊。

我們再度相遇，是在飛機上。

小白看到我的眼神，是驚訝的。

「阿.....賢！？你.....做咩？你傻架！？」她又開始眼泛淚光。

是的，我是傻，但我不能讓妳不清楚這個壞人的真面目。

我要帶妳回去。

「我有野想同妳講。」我對小白說。

「Cindy無咩野想同你講。」浩軒走過來擋著我們的中間。

「行開，我唔係搵你。」我瞪著他。

「我唔會比人傷害Cindy。」

傷害？最大的傷害不就是你嗎？

他就一直擋在我們中間，我完全沒法跟小白單獨說話。

我只好暫時就罷，反正有機會的。

經歷差不多四個小時的機程，已經到了關西。  
我本來的想法是，他們往哪裡去，我就往哪裡去。

可是，直到下機、出關，其實有許多機會，我都差點跟他們走散。

幸好小白堅持等我。

到買車票，我完全不懂，又是小白幫助我的。

我突然感覺自己很無用。

不過更無用的還在後頭。

我開始有點認同浩軒所說的。

下了JR，到了京都，

我又跟著他們搭了不知多久、轉了多少次的車，

我想，如果不是小白相勸，浩軒一早把我踢了下車。

坐到我幾乎想嘔，耐得你會在質疑是不是要上太空的車程後，

終於來到一個有點偏僻，附近全是山林風景，一片休閒、印象中好像還有流水的旅館。

浩軒，一個懂享受的人。

他進旅館前轉頭問了我一句，一句讓我真的完全感受到自己做事很輕率。

「噢，唔知你有無Book房呢？」

媽.....的.....

我的確.....沒有。

為什麼我會那麼笨！

好不容易跟到這裡，不是吧？

在一旁的小白看到這樣，就說：「不如我間房比你，反正我地本來訂咗兩間房。」

不行！！

這樣妳不就跟他同一間房嗎？絕對不行！

「唔得！」我斬釘截鐵的說。

「咁你可以戶外露宿，都唔錯啊，呢到環境幾好，不過就凍咗啲啫。」

「應該仲有空房架，你問下啦。」小白對浩軒說。

浩軒瞄了我一下，就轉頭用流利的日文對櫃台的老闆娘說了些話，

老闆娘是大概四、五十歲，穿著一穿傳統和服、永遠面帶笑容的女人，

浩軒跟她笑著談著，好像蠻順利的樣子。

過了一會，他對我們說：

「你真係好彩，仲有房，不過唔洗多謝我架啫。」他笑說。

我真的感到自己很無用，無用的是要他的相助。

之後老闆娘逐個的帶我們到各自的房間，

這間旅館是很傳統日本風格建築，給人一種文化傳統感覺。

房間都是傳統的日本和室，地板是榻榻米來。

小白和浩軒的房間就在隔鄰，

而我的房間則是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再轉左第一間，

離他們算是遠。

他們的房間這麼近，我很擔心。

誰知道浩軒會不會撲入小白的房間。

老闆娘帶我來到自己的房間，

這間房不算太大，可是在拉窗外能看到山林的雪景，讓人心曠神怡。

我開始擔心一晚的價錢.....

老闆娘說了幾句日文，大概可能叫我慢慢享受，就走了。

我開始在想，何時去找小白，跟她說浩軒的真面目呢？

「小白，妳得唔得閒啊？」我在她的房外面喊著。

「你等我一陣。」

她好像在執捨行李。

「佢應該唔得閒架啦，因為我地一陣要去食野。」身後傳來浩軒的聲音。

「我淨係想搵佢一個。」

「你知唔知道，其實你幾電燈膽？」

「一個人跟蹤到黎呢度，破壞晒我地兩個人浪漫既旅行。」他又續說。

「算咩浪漫嘅旅行？只不過係你一意孤行。」

「如果唔係你，佢會需要用旅行去散心？」

「如果唔係你，佢會被人迫左嚟哩度？」我說。

「好牙尖嘴利。」

「大家咁話。」

「我得啦阿賢.....咦？軒？」小白打開門就見到我們兩個人對峙般站在門外。

「行啦，Cindy，我地去食野。」他一手就拉著小白走。

「但.....」她回頭望著我說。

「唔緊要，可以遲啲。」我對她說。

不過我也不願讓小白單獨跟他出去，唯有繼續跟著他們走。

之後我們到了離旅館一小段路程的食店，

那是一間有多年歷史的店舖，掛在牆上發黃的餐牌、殘舊的木椅和木桌、

稀少的客人，還有年過六旬的老闆。

趁著小白去洗手間時，

本來吃著熱騰騰的白蘿蔔的浩軒忽然停下口，

開口對我說：「我唔知你同Cindy發生過咩事，我都唔會記較。

我承認你係有膽，明明乜都唔識，都一個人盲鐘鐘咁衝黎呢度。

可能你對佢感情好深，不過我希望，到此為止。」

他坐近了一點我身邊，眼神堅定的說：「Cindy，我係娶硬。」

我愣住了。

他要娶小白？

「娶？唔好玩啦，你啲花花公子會定性架咩？」

「出面食飯食得耐，都會掛住屋企嘅飯鏟。」他吸了一口氣說。

「小白唔會嫁你。」

「喔？」

「佢只不過唔知你嘅真面目。」

「乜真係咁咩？」他笑著問。

他怎麼好像一副有信心的眼神？

「點解一定要小白？你咁多女朋友。」我實在不解。

「你要分得清，情人同老婆既分別。情人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而且愈多、換得愈快愈好，咁樣先夠新鮮感。好多人可能都適合做女朋友，但唔係每個人都適合成為老婆。而Cindy係一個做到好老婆既人，佢善良、溫柔同體貼，係娶做老婆嘅不二人選。」



「你只不過係為娶而娶，唔係真心愛佢。」我感到有點憤怒，他當小白是什麼？適合的貨品就買嗎？

但他聽到這句話後，反應卻比我更大，一直很沉靜斯文的他激動起來說：「我唔理你係邊個！同Cindy經歷啲咩！但我可以講，我比任何人都愛佢！」

「由好耐之前。」他又續說。

他定睛的望著我說：「我問你，你就算追得返佢又點？

你確定你將來養得起佢？你連自己都有可能養唔起。

何況你應該仲有父母等緊你養。

結婚呢？買樓呢？你要佢等你幾耐，先等到你儲到首期去買樓娶佢？

女人青春有限，你甘心要佢等你咁耐？

你話我現實都好，但我知道女人的確係好需要有安全感。

再講，就算買得起樓，你份工可唔可以一年有幾次帶佢出國去旅行？

去見識去遊玩去散心？定係佢只不過可以一年到晚係屋企洗衫煮飯，過苦悶生活，邊到都無得去。

有無車？出街要佢迫地鐵迫巴士咁辛苦？

你比唔比到享受佢，定還是只係令佢陪你活係生活低線下？

呢個就係你愛佢既方法？」

他又補充一句：「而我就可以令佢唔洗受呢啲苦，而且仲會好愛佢。」

「小白.....唔係咁勢利既人，唔會因為咁，就同你結婚！」我反駁。

「當然佢唔係，但佢都係會同我一齊。而且愛情，都要麵包架小朋友。」

「你真係愛佢就請你放手。」他又說。

此時，小白已經上完洗手間，慢慢的步進來，

他輕聲的說了句：「你自己諗清楚。」

就裝作沒事發生過，繼續吃他的關東煮。

我從心裡抗拒他的說話，

但我發覺，我開始有點質疑自己。

我們，會有將來嗎？

## 第三十七章

我的腦海裡，一直思想著浩軒所說的話。

我憑什麼勝過他？

我找不到我有什麼反擊之力。

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旅館，

小白好像看出我的心事，在路途上一直逗我說話，

可是我實在沒心情，結果每句都「嗯」「喔」了事。

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小白就在我的房門前叫醒我。

「喂，起身啦。」她隔著門喊著。

「咁早？」我搓著尚未能完全睜大的眼睛，打開門說。

「著好衫就行啦，我係出面等你。」

「行？去邊？」

我們到了一個類似小鎮的地方，感覺像是江南的古鎮，不過是濃厚的日本風格，

四周都是矮小的傳統建築小店和民居，

街道到處掛著日本傳統燈籠，說是街道還是有點過，感覺比較像小巷。

一整天，小白就拉著我在這些小巷裡左穿右插，

有點感覺自己是身處古代一樣，傳統的文代氣息又讓人心情安舒一點。

今天的陽光還蠻耀眼。

「浩軒呢？」其實我一早留意到他不在，本以為他是遲一點才到，但是居然到現在還不出現。

「我同佢講咗，我有野想同你傾，單對單，佢答應左啊。」

「佢會咁好死？」

「其實浩軒心地唔差架。」

我開始激動起來，捉著她的肩膀說：「小白，妳被佢呃左啦！佢唔係好人黎架。」

「嗯？」

「浩軒佢好花心，之前同Chloe，即係劉華明女朋友一齊既時候，已經一腳踏好多船。」

「我知道啊。」她說得很輕鬆，好像只是一件小事一樣。

「知道.....？」我有點不知如何反應。

小白知道浩軒花心？

「知道咁妳仲同佢一齊？妳係咪傻咗啊！」

我有點失落的說：「或者，妳係咪可以講，其實點解會同佢一齊.....？」

她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望著我說：「阿賢，你願唔願意，聽一個好老土嘅小故事？」

一個，平凡的故事。

有一個年輕人，他自小因為家裡太窮被賣到另一家人收養。

十六歲時，養父死了，他便跟隨養母來到香港工作謀生，

沒過多久，連他的養母離他而去，他變得一個親人也沒有。

幸好，他進了一個轉口公司當老闆的跟班，老闆也很賞識他，即使經常回大陸公幹也會帶著他一起去。

而就在他多次來回大陸時，結識了公司在當地的一個女職員，

女職員也對這個眉清目秀的年輕人有好感。

他們因工作經常接觸到，很快的，他們談戀愛了。

受著女方家人的反對壓力，那對戀人排除萬難，幾經辛苦，

年輕人才把戀人帶到香港，兩個人終於也結了婚，只是，婚禮只有他們和幾個朋友在場而已。

不過也不是問題，因為他們也不顧慮這些，只要有對方便足夠，

他們過著一段很幸福的時間，不久還有了孩子。

這可是天大的喜訊。

但與此同時，那年輕人開始感到容易疲憊，甚至經常作嘔。他以為是自己工作太累，休息一下便可。雖然他的妻子也覺得丈夫經常身體不舒服，而且臉色黃了很多，她便勸他去看醫生，但他卻堅持不去，在孩子快出生的關頭，努力工作賺錢才是首要的。

直到有一天，他工作時不小心割傷，卻流血不止。送醫院後經過檢查，才知道他患上急性肝衰竭。

很快的，他便去世了，遺下他的妻子和一個出生不久的女兒。

妻子慌了，他們在香港是沒有任何親人，也沒什麼朋友。娘家那邊也早在她去香港時斷了關係，她亦不想回去投靠，她覺得這樣會給他們認為，當年她嫁那跟班小子的決定是錯的。

她決定要證明，她沒有跟錯人，跟這個男人，是她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

她咬緊牙關，一個人背著女兒，早上到茶餐廳洗碗，晚上到大廈當清潔。

背著女兒工作，她不知受了多少冷眼。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在她近乎無助時，

那年輕人的一個朋友突然仗義相助，

在生活的事上或工作上都很照顧他們兩母女。

本來，她以為是基於對年輕人的友情，才如此關照她們。

後來她發現原來不是。

可是她沒法回應他的愛，因她心中只有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

他也說沒關係，只要讓我當孩子的繼父便可。

這樣，這個女孩終於有了父親，他甚至搬了進他們的家裡住。

但她有一樣堅持，堅持她不能背叛她的丈夫。

那男的，也很遵守承諾，一直很尊重她，

他甚至把女孩當成親生女兒看待，很疼愛她兩母女，

每天她放工回家，那男的必定已經煮好飯菜等她回來。

那男的好得，她甚至覺得是不是上天見她失去了好丈夫，又賜下另一個好人給她？

這個想法，直到那男的，染上賭癮開始便幻滅。

就在那女孩小四那年。

過了不久，他賭得連工作也失去了，對女孩的態度不再像自己親生的女兒，開始對女孩拳打腳踢，甚至經常偷家中的錢。

家中的錢不夠滿足他愈來愈大的賭癮，顯易推測的，他開始借貴利。

家庭也因為要避開追債的，經常要四處搬家，最厲害的記錄是搬不夠三天，便又要搬走。

連那女孩的交友也深影響，因為經常要不停的轉學校，結果朋友也認識不了幾個，就要轉校。

這個荒謬的情況，持續了好幾年，那母親一直在忍受，她一直覺得，

以前她無助時，那男的幫了她那麼多，現在應該在他低谷時陪他一起捱吧？

只不過，不幸的是，這次情況沒有好轉過。

在女孩中一那年，雖說情況穩定了，不用再到處搬家，可是還是賣力工作還錢。

他不工作，唯有那母親獨力支撐，

可是機器會壞，何況是人？

女孩的母親終於在長時間的疲勞下病倒了，

然後，

再沒有起來過。

她是過勞死的。

只剩下女孩和他的繼父。

繼父並沒有因女孩母親離世而變好，反而在女孩剛十五歲開始，逼她開始工作。

早上上學，放學馬上兼職上班，女孩的命運好像她的母親。

即使再累，女孩還是沒有放棄，堅持努力讀好她的書，

每天下班後，再疲累也會溫習，

她的成績很突出，是精英班的一員。

中三那年，在那個班上，她認識了一個新進精英班的男孩。

一個男孩。那男孩，坐在她的隔座，卻經常在睡覺。

這怎麼可以？他很浪費讀書的機會！

她叫他也不肯起身，只說些負面說話。

終於忍不住，她用筆在他手上畫了個笑臉公仔。

她對他說，有什麼困難，笑著面對，才能堅持下去。

就因為這個公仔，他們開始了交談、開始了在對方的手臂上畫東畫西。

她發現那男孩雖然很懶、大意，對她卻很細心，而且他們還很好聊。

女孩第一次在心裡有一股暖流的感覺。

她想，她是喜歡上他。

她也覺得，男孩是喜歡她吧？

不過男孩很笨，即使她對他說出一首情詩，他呆頭呆腦的，無動於衷。

但男孩總是有意無意，找她一起溫習。

她想和男孩一起努力。

再好的成績，在她的繼父看來也不算什麼，因為成績變不了錢出來，給他拿去賭。

他只覺得，兼職賺的錢少了一半。

這樣，他逼女孩退學，全職的工作，這樣才賺夠多。

中三那年，她退學了，被逼的。

讀書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很傷心，現在連她唯一的希望都沒有了。

在退學的當天，她遇見了男孩。

男孩問她，為什麼穿便服，她不懂回答是她被迫退學。

她.....其實很想跟男孩說出一切。

可是盡訴了如何，他能如何幫她。

她沒有告訴他什麼就走了。

因為，她已經覺得他和她是兩個世界的人。

而男孩，也沒有挽留。

她只想哭，傷心甚至連上班時也忍不住流淚。

妳怎麼了？

此時，一把大哥哥的聲音對她說。

另一個男孩。

妳哭成這樣，會把客人都嚇走的。

他繼續開玩笑的說。

她沒告訴他，她很想念一個男孩，和她已經是兩個世界的男孩。

那個大哥哥遞了幾張紙巾給她。

他們認識了。

她後來得知了，那大哥哥已經念大學的了，來這裡是兼職。

他很照顧女孩，在女孩情緒低落，

最需要人陪的日子，一直陪她聊天，說笑話逗她開心，

替她搯工作黑鍋，甚至熱情的邀請她上他的家吃飯。

他的家人待她很好，猶如對親生女兒一樣，

每一個人都喜歡她，特別是大哥哥的公公和母親，她感受久違家庭的溫暖。

時間不經不覺過去了。

漸漸的，女孩經常上他的家吃飯，好像變了她第二個家庭一樣。

他們那一家人，後來甚至.....親密到有時會替她的繼父還債。

女孩說這樣不行，他們卻堅持，因為他們真的很喜歡這個女孩。

女孩說無以為報，他們就開玩笑說那就當他們的媳婦。

他們不是開玩笑的。

女孩慢慢也察覺到，大哥哥待她已經超出友情的界限。

可是，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對不起。

大哥哥問為什麼他做了這樣多的事，還不能得到她的愛。

對不起。她只懂說這句。



大哥哥開始縱容自己的感情起來，

到處流情，甚至會回到大學認識師妹，

好像要向她報復一樣。

她不知怎麼辦。

更煩惱的事，還在後頭。

有一晚，她累得回家，連衫也不換就睡在床上。

這個時候，平時不多溝通的繼父居然闖進了她的睡房，更對她上下其手，想強姦那個女孩！

女孩聞到他很重的酒氣。

他喝醉了！

她嚇得大聲說不好，但他好像聽不到一樣。

妳真的好好像妳母親啊，為什麼都是一個樣子！

他只不停的念著這一句，和用力按著她的手腳，想解開她的衣服。

最後，她經過一番掙扎，終於成功逃脫，帶著驚惶的跑了出屋企。

一個人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遊蕩著。

她想不到，有誰可以值得投靠，也不想投靠誰。

她去到一個公園，從來不喝酒的她，這一刻，想用酒麻醉自己，麻醉煩擾的事。

然後，她遇見了一個人。

她遇見了，中三那年，那一個男孩。

其實她起初並不認得他，正如他也不認得女孩，畢竟都這麼多年，而且又大家都長大了。

直到男孩無意說出自己的名字，她才意識到是他。

她本來是故意隱藏自己的身份，只想看他何時才猜到。

她發現，那麼多年，男孩還是沒有改變，很細心溫柔的，希望逗人開心。

甚至對一個陌生人，如此緊張。

天亮時，女孩還是選擇走，因她覺得這只是生命中的小交集，不如留下美好回憶就算。

誰知道那男孩，在隔晚還是傻呆呆的等著她。

沒有地方睡，就去我的家睡！

說實話，女孩聽到說很驚訝。

可是，本來已不想相信任何人的女孩，竟然答應了。

她也無法解釋，為何她打從心底裡完全地相信男孩，

或許只是任性放縱自己，或許.....是因為她還相信男孩，

還是中三那年那個男孩。

他們還過了幾天，很溫馨的生活，很像夫妻的生活。

他背著她去買菜，是女孩一生最難忘的片段。

可是，不久女孩又收到大哥哥的電話。

最後的心願是看到妳做我的孫媳婦。睡在醫院病床，臉色蒼白的公公這樣對她說。

他只剩下一段時間的命。

女孩在同一天發現，

原來繼父喝醉，是因他輸了一大筆錢，一筆大得完全不知他怎樣輸掉的數目，

而他擅自找了大哥哥，大哥哥和他的家人亦已經替他還了債務。

唯一條件是，繼父以後遠離她。

他們家甚至幫她找了新的居所。

她發現，她欠大哥哥，和他們家太多了。

她也不願拒絕如此疼愛她的公公，最後一個要求。

用下輩子去還恩，還是這個年代的產物嗎？

也許不是，在愛情和情義之間，許多人都選擇了自己想要的。

但女孩選擇的卻不同。

最後一天，她心裡想著，容許自己的愛情，活多最後一天。

她再次回到男孩的家，心想著容許自己自私多天嗎？

但她沒想到，她一個決定，讓男孩繼續不放手，甚至一直尋找她。

是她自私嗎？

是的.....

她自私，所以不忍心拒絕男孩一個在戲院門口呆等；

她自私，所以留戀在海旁伴著雪糕的那一吻；

她自私，所以希望和男孩渡過中三那年過不了的聖誕節；

她自私，所以不懂跟男孩怎樣坦白，只因為還想感受這快死愛情的餘溫。

她覺得背叛了男孩，也背叛了大哥哥。

就在這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感覺中渡日。

儘管，她和大哥哥沒有真的確實大家的關係，只是她沒有拒絕公公的要求。

但她認為畢竟她是認默了。

所以痛苦。

最後，大哥哥公幹完回來，一切都顯明了，也不用她坦白。

原以為事情這樣告一段落，男孩卻追到日本來。

她有時在想，如果當年，男孩挽留了她，或她不如此決斷的離去，事情會不會不一樣？

會不會今天的景況完全相反？

可惜沒有如果的。

好老土的故事，好可笑，但當發生在現實時，你會覺得，一點也不可笑。

我強忍著的淚水，終於忍不住流下了。

「你無錯，錯嘅只係我.....同埋時間。」

「我愛你，方禮賢。」

冷咖啡離開了杯墊 我忍住的情緒在很後面  
拼命想挽回的從前 在我臉上依舊清晰可見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曾與你躲過雨的屋簷  
回憶的畫面 在盪著鞦韆 夢開始不甜

你說把愛漸漸放下會走更遠 又何必去改變 已錯過的時間  
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說再見 想像你在身邊 在完全失去之前

你說把愛漸漸放下會走更遠 或許命運的籤 只讓我們遇見  
只讓我們相戀這一季的秋天 飄落後才發現 這幸福的碎片

要我怎麼撿

或許命運的籤 只讓我們遇見

## 終章

「賢，你嘅。」髮型效仿G龍的蛋壽司頭的Jimmy指著門口一個學生說。

「你等等。」我笑著對正焗髮的的小姐說。

我走到那男學生的椅後，望著鏡子問他：「好耐無見你啦啫。」

「考試嘛。」他回答。

「頭髮長左好多，想點剪？」

「嗯.....我唔想咁厚。」

我掃一掃他的頭髮，然後對說他：「咁不如我帶，好無？」

「好啊。」

「有無拍拖啊你。」我一邊剪著他的劉海一邊問。

「無啊。」

「嘩，無中意嘅人咩？」

他想了想，然後回答：「有嘅.....」

我笑著說：「咁就追啦，唔係第日後悔，整啲中學回憶比自己嘛。」

他很用力的點頭，然後.....因為他動了.....我不小心把他的劉海剪多了。

由洗頭仔去髮型師的路，還蠻辛苦。

還是，只是我那間店的問題？

洗頭仔，其實全名應該叫洗頭洗用具掃地抹地買早餐買午餐買下午茶買晚餐兼收銀受氣遞用器睇時間的全能人，俗稱打雜。

捱了一段時間，開始真的有機會接觸頭髮，而終於不是在洗頭盆裡。

然後，我又發現，髮型師不是你單絕好技術就行，

還要跟客人打好良好的關係，否則即使他下次來，

人家問「有無搵開邊個師傅」，他說沒有，你會很傷心的。

好不容易送走了那學生後，又來了新客人。

「賢，你嘅。」

「喔。」

我愣住一秒，然後走在她背後，與她鏡子裡的眼神相接後問：「想點剪？」

我的心有跳得有點快

「我想剪平陰，唔該你。」

我笑了笑，她也笑了。

「點解會想咁剪？」我笑著問。

「因為，以前有個人，話當佢完成到佢夢想，就要我剪平陰。」

「恭喜你。」她又說。

「多謝。」

「你既好朋友佢地最後點？」

「幾好啊.....最後佢用水底求婚一招，成功感動返佢女朋友。」

她微笑著說：「咁就好啦。」

我們笑著談著，仿佛回到以前，也許唯一不同的是，她無名指上的戒指吧。

「當年，你最後臨走前同我講個句.....係咩？」她臨走前問。

「唔知呢。」我奸笑的答案。

那一晚，我回到家，打開電腦，找到那篇藏了久久未動的文章，我又重新開始動筆，打了很久，我終於想好它的名字是什麼。

「這一晚，有個陌生女孩睡了我的床。」

我把它貼了上網。

我也把它親自用筆，抄了下來，足足百多頁紙。

我將它分成幾封信，寄了去一個地方。

回頭走的時候，我看到圖書館門口外，有一個很可愛的女生在哭著，在旁的一個男生則默默陪著他。

這恐怕是另一個故事吧。

我心裡希望那封信，能成功寄到。

望著耀眼的陽光，仿佛當日京都般亮眼，我想起了。

我又默念著當日最後的一句。

二百年後再一起 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

我們的學校是面對著浸會大學的，在學校望過去就是傳理系的大樓。

不過今天下著很大的雨，大得看出去就是一片白霧，好像仙景一樣，什麼也看不到。

「阿賢，做咩咁無精神？」我後面的同學拍住我肩膀問。

「唔.....唔知呢。」

我只是默默看著抽屜中的禮物，一隻小熊公仔。

百無聊賴的我，開始用筆在手上亂畫。

「你做咩咁耐都唔耐」

「方禮賢，你咁得閒，就落去請黃老師上黎啦。」

「喔。」我不情願的站起身，然後就走去教員室。

今日是聖誕節，卻毫無氣氛。

這時，各個班別都在興奮的跟著自己班主任玩樂，

除了我。

沒有善兒，好像缺了什麼一樣。

「黃老師係邊啊？」我剛想進教員室的時候，卻看到.....

剛從校務處出來的善兒？

她整個眼睛都紅了。

「做咩啊你？做咩著便服？又唔返班房？」我跑過去問她。

「我要退學啦.....」她啞泣的說。

「點.....點解啊？」

「我.....算啦，無野啦。」

她轉身就走，我沒有追出去。

我只是呆了，站在原地久久的。

然後，我拔腿跑了起來，走過兩層樓梯，終於衝到地面，看到撐著傘走到操場一半的善兒。

「善兒！」我不顧沒有傘追了出去，大雨馬上把我淋得滿身濕透。

她還是流著眼淚，雙眼通紅，不解的看著我。

「做咩？」

「妳.....妳可唔可以比我幫妳。」

「下？」

「妳爸爸嘅事.....我唔知可以點幫，或者一齊打工，我唔知，但妳可唔可以.....唔好離開我，比我幫妳？」

她瞪大眼睛驚問：「你點知架。」

「我知，我終於知首詩嘅意思，總之，我.....我愛妳，可唔可以唔好離開我？」

她又再一次哭了，在雨中。

傘子掉在地上。

那天的雨很大，大得把我們都淋濕了.....

*雨水就是我對妳的愛*





# 後話

我衷心多謝咁多位支持

每一個留個言既 我都記低左你地既名字

無你地支持 個故事去唔到今日

我知道 結局唔能夠令每一個人滿意 又或許我寫得唔好

或者會負評 派膠

但呢個的確係我一早定左既結局 如果因為咁就改 我就唔係我 亦係一個好失敗既講故事人

或許仍然有好多人都憎小白 但我會覺得 佢都係人 同埋都係時間錯配既犧牲者

就咁啦 呢個故事真係完

如果鍾意哩個故事就請支持下作者啦：<https://www.facebook.com/coooooolicecream/>